

卷之三

紅樓夢卷九十八

第九十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泪灑相思地

話說寶玉見了賈政回至房中更覺頭昏腦悶懶待動揮
連飯也沒吃便昏沉睡去仍舊延醫診治服藥不效索性
連人也認不明白了大家扶着他坐起來還是像個好人
一連鬧了幾天那日恰是回九之期若不過去薛姨媽臉
上過不去若說去呢寶玉這般光景賈母明知是爲黛玉
而起欲若告訴明白又恐氣急生變寶釵是新媳婦又難
勸慰必得姨媽過來纔好若不回九姨媽嗔怪便與王夫

人鳳姐商議道我看寶玉竟是魂不守舍起動是不怕的
用兩乘小轎叫人扶着從園裡過去應了回力的吉期已
後請姨媽過來安慰寶釵偕們一心一計的調治寶玉可
不兩全王夫人答應了即刻預備幸虧寶釵是新媳婦寶
玉是個瘋傻的由人掇弄過去了寶釵也明知其事心裡
只怨母親辦得糊塗事已至此不肯多言獨有薛姨媽看
見寶玉這般光景心裡懊悔只得草草完事到家寶玉越
加沉重次日連起坐都不能了日重一日甚至湯水不進
薛姨媽等忙了手脚各處遍請名醫皆不識病源只有城
外破寺中住着個窮醫姓畢別號知菴的診得病源是悲

喜激射冷暖失調飲食失時憂忿滯中正氣壅閉此內傷
外感之症於是度量用藥至晚服了二更後果然省些人
事便要水喝賈母王夫人等纔放了心請了薛姨媽帶了
寶釵都到賈母那裡暫且歇息寶玉片時清楚自料難保
見諸人散後房中只有襲人因喚襲人至跟前拉住手哭
道我問你寶姐姐怎麼來的我記得老爺給我娶了林妹
妹過來怎麼被寶姐姐趕了去了他爲甚麼霸佔住在這
裡我要說呢又恐怕得罪了他你們聽見林妹妹哭得怎
麼樣了襲人不敢明說只得說道林姑娘病着呢寶玉又
道我瞧瞧他去說着要起來豈知連日飲食不進身子那

能動轉便哭道我要死了我有一句心裡的話只求你回
明老太太橫豎林妹妹也是要死的我如今也不能保兩
處兩個病人都要死的死了越發難張羅不如騰一處空
房子趁早將我同林妹妹兩個抬在那裡活着也好一處
醫治伏侍死了也好一處停放你依我這話不枉了幾年
的情分襲人聽了這些話便哭的哽噎氣噎寶釵恰好同
了鶯兒過來也聽見了便說道你放着病不保養何苦說
這些不吉利的話老太太纔安慰了些你又生出事來老
太太一生疼你一個如今八十多歲的人了雖不圖你的
封誥將來你成了人老太太也看着樂一天也不枉了老

人家的苦心太太更是不必說了一生的心血精神撫養
了你這一個兒子若是半途死了太太將來怎麼樣呢我
雖是命薄也不至如此據此三件看來你便要死那天也
不容你死的所以你是不得死的只管安穩着養個四五
天後風邪散了太和正氣一足自然這些邪病都沒有了
寶玉聽了竟是無言可答半晌方纔嘻嘻的笑道你是好
些時不和我說話了這會子說這些大道理的話給誰聽
寶釵聽了這話便又說道實告訴你說罷那兩日你不知
人事的時候林妹妹已經亡故了寶玉忽然坐起來大聲
咤異道果真死了嗎寶釵道果真死了豈有紅口白舌咒

人死的呢老太太知道你姐妹和賤你聽見他死了自然你也要死所以不肯告訴你寶玉聽了不禁放聲大哭倒在牀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見眼前好像有人走來寶玉茫然問道借問此是何處那人道此陰司泉路你壽未終何故至此寶玉道適聞有一故人已死遂尋方至此不覺迷途那人道故人是誰寶玉道姑蘇林黛玉那人冷笑道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無魂無魄何處尋訪凡人魂魄聚而成形散而爲氣生前聚之死則散焉常人尙無可尋訪何況林黛玉呢汝快回去罷寶玉聽了呆了半晌道旣云死者散也又如何有

這個陰司呢那人冷笑道那陰司說有便有說無就無皆爲世俗溺於生死之說設言以警世便道上天深怒愚人或不守分安常或生祿未終自行夭折或嗜淫慾尙氣逞凶無故自殞者特設此地獄囚其魂魄受無邊的苦以償生前之罪汝尋黛玉是無故自陷也且黛玉已歸太虛幻境汝若有心尋訪潛心修養自然有時相見如不安生卽以自行夭折之罪囚禁陰司除父母外欲圖一見黛玉終不能矣那人說畢袖中取出一石向寶玉心口擲來寶玉聽了這話又被這石子打着心窩嚇的卽欲回家只恨迷了道路正在躊躇忽聽那邊有人喚他回首看時不是別

人正是賈母王夫人寶釵襲人等圍繞哭泣叫着自己仍舊躺在牀上見案上紅燈牕前皓月依然錦綉叢中繁華世界定神一想原來竟是一場大夢渾身冷汗覺得心內清爽仔細一想真正無可奈何不過長歎數聲而已寶釵早知黛玉已死因賈母等不許眾人告訴寶玉知道恐添病難治自己却深知寶玉之病實因黛玉而起失玉次之故趁勢說明使其一痛決絕神魂歸一庶可療治賈母王夫人等不知寶釵的用意深怪他造次後來見寶玉醒了過來方纔放心立即到外書房請了畢大夫進來診視那大夫進來診了脈便道奇怪這回脈氣沉靜神安鬱散明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着出去眾人各自安心散去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驚兒背地也說寶釵道姑娘忒性急了寶釵道你知道甚麼好歹橫豎有我呢那寶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察寶玉心病暗下針砭一日寶玉漸覺神志安定雖一時想起黛玉尚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寶姑娘爲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着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話時常勸解寶玉終是心酸落淚欲待尋死又想着夢中之言又想老太太太生氣又不能擦開又想黛玉已死寶釵又是

日進調理的藥就可以望好了說着出去眾人各自安心散去襲人起初深怨寶釵不該告訴惟是口中不好說出驚兒背地也說寶釵道姑娘忒性急了寶釵道你知道甚麼好歹橫豎有我呢那寶釵任人誹謗並不介意只窺察寶玉心病暗下針砭一日寶玉漸覺神志安定雖一時想起黛玉尚有糊塗更有襲人緩緩的將老爺選定的寶姑娘爲人和厚嫌林姑娘秉性古怪原恐早夭老太太恐你不知好歹病中着急所以叫雪雁過來哄你的話時常勸解寶玉終是心酸落淚欲待尋死又想着夢中之言又想老太太太生氣又不能擦開又想黛玉已死寶釵又是

第一等人物方信金石姻緣有定自己一解了好些寶釵
看來不妨大事於是自己心也安了只在賈母王夫人等
前盡行過家庭之禮後便設法以釋寶王之憂寶玉雖不
能時常坐起亦常見寶釵坐在牀前禁不住生來舊病寶
釵每以正言勸解以養身要緊你我既爲夫婦豈在一時
之語安慰他那寶玉心裡雖不順遂無奈日裡賈母王夫
人及薛姨媽等輪流相伴夜間寶釵獨去安寢賈母又派
人服侍只得安心靜養又見寶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
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此是後話卻說寶
玉成家的那一日黛玉白日已經昏暈過去却心頭口中

一絲微氣不斷把個李紈和紫鵲哭的死去活來到了晚
間黛玉却又緩過來了微微睜開眼似有要水要湯的光
景此時雪雁已去只有紫鵲和李紈在傍紫鵲便端了一
盞桂圓湯和的梨汁用小銀匙灌了兩三匙黛玉閉着眼
靜養了一會子覺得心裡似明似暗的此時李紈見黛玉
畧緩明知是迴光返照的光景却料着還有一半能耐頭
自己回到稻香村料理了一回事情這裡黛玉睜開眼一
看只有紫鵲和奶媽並幾個小了頭在那裡便一手攥了
紫鵲的手使着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伏侍我幾
年我原指望偕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着又喘了一

會子閉了眼歇着紫鵲見他攥着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裡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干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裡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却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狠了紫鵲忙了連忙叫人請李紈可巧探春來了紫鵲見了忙悄悄的說道三姑娘瞧瞧林姑娘罷說着淚如雨下探春過來摸了摸黛玉的手已經涼了連目光也都散了探春紫鵲正哭着叫人端水來給黛玉擦洗李紈趕忙進來了三個人纔見了不及說

話剛擦着猛聽黛玉直聲叫道寶玉寶玉你好說倒好字便渾身冷汗不作聲了紫鵲等急忙扶住那汗愈多那身子便漸漸的冷了探春李紈叫人亂着攏頭穿衣只見黛玉兩眼一翻嗚呼

香魂一縷隨風散 愁緒三更入夢遙

當時黛玉氣絕正是寶玉娶寶釵的這個時辰紫鵲等都大哭起來李紈探春想他素日的可疼今日更加可憐也便傷心痛哭因瀟湘館離新房子甚遠所以那邊并没聽見一時大家痛哭了一陣只聽得遠遠一陣音樂之聲側耳一聽却又沒有了探春李紈走出院外再聽時惟有竹

稍風動月影移牆好不淒涼冷淡一時叫了林之孝家的
過來將黛玉停放畢派人看守等明早去回鳳姐鳳姐來
見賈母王夫人等忙亂賈政起身又爲寶玉惜憤更甚正
在着急異常之時若是又將黛玉的凶信一回恐賈母王
夫人愁苦交加急出病來只得親自到園到了瀟湘館內
也不免哭了一場見了探春李紈知道諸事齊備便說狠
好只是剛纔你們爲甚麼不言語叫我着急探春道剛纔
送老爺怎麼說呢鳳姐道還倒是你們兩個可憐他些這
麼着我還得那邊去招呼那個冤家呢但是這件事好累
嗞若是今日不回使不得若回了恐怕老太太攔不住李

紈道你去見機行事得回再回方好鳳姐點頭忙忙的去
了鳳姐到了寶玉那裡聽見大夫說不妨事賈母王夫人
畧覺放心鳳姐便背了寶玉緩緩的將黛玉的事回明了
賈母王夫人聽得都唬了一大跳賈母眼淚交流說道是
我弄壞了他了但只是這個了頭也忒傻氣說着便要
園裡去哭他一場又惦记着寶玉兩頭難顧王夫人等含
悲共勸賈母不必過去老太太身子要緊賈母無奈只得
叫王夫人自去又說你替我告訴他的陰靈並不是我忍
心不來送你只爲有個親疎你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
了若與寶玉比起來可是寶玉比你更親些儻寶玉有些

不好我怎麼見他父親呢說着又哭起來王夫人勸道林姑娘是老太太最疼的但只壽夭有定如今已經死了無可盡心只是葬禮上要上等的發送一則可以少盡僭們的心二則就是姑太太和外甥女兒陰靈兒也可以少安了賈母聽到這裡越發痛哭起來鳳姐恐怕老人家傷感太過明仗着寶玉心中不甚明白便偷偷的使人來撒個謊兒哄老太太道寶玉那裡找老太太呢賈母聽見纔止住淚問道不是又有甚麼緣故鳳姐陪笑道沒甚麼緣故他大約是想老太太的意思賈母連忙扶了珍珠兒鳳姐也跟着過來走至半路正遇王夫人過來一一回明了賈

母賈母自然又是哀痛的只因要到寶玉那邊只得忍泪含悲的說道既這麼着我也不過去了由你們辦罷我看著心裡也難受只別委屈了他就是了王夫人鳳姐一一答應了賈母纔過寶玉這邊來見了寶玉因問你做甚麼找我寶玉笑道我昨日晚上看見林妹妹來了他要說回南去我想没人留的住還得老太太給我留一留他賈母聽着說使得只管放心罷襲人因扶寶玉躺下賈母出來到寶釵這邊來那時寶釵尚未回九所以每每見了人到有些含羞之意這一天見賈母滿面淚痕遞了茶賈母叫他坐下寶釵側身陪着坐了纔問道聽得林妹妹病了不

知他可好些了賈母聽了這話那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因說道我的兒我告訴你你可別告訴寶玉都是因你林妹妹纔叫你受了多少委屈你如今做媳婦了我纔告訴你這如今你林妹妹沒了兩三天了就是娶你的那個時辰死的如今寶玉這一番病還是爲着這個你們先都在園子裡自然也都是明白的寶釵把臉飛紅了想到黛玉之死又不免落下淚來賈母又說了一回話去了自此寶釵千回萬轉想了一個主意祇不肯造次所以過了回九纔想出這個法子來如今果然好些然後大家說話纔不至似前留神獨是寶玉雖然病勢一天好似一天他的癡心

總不能解必要親去哭他一場賈母等知他病未除根不許他胡思亂想怎奈他鬱悶難堪病多反覆倒是大夫看出心病索性叫他開散了再用藥調理倒可好得快些寶玉聽說立刻要到瀟湘館來賈母等只得叫人抬了竹椅子過來扶寶玉坐上賈母王夫人即便先行到了瀟湘館內一見黛玉靈柩賈母已哭得淚乾氣絕鳳姐等再三勸住王夫人也哭了一場李紈便請賈母王夫人在裡間歇着猶自落淚寶玉一到想起未病之先未到這裡今日屋在人亡不禁嚎啕大哭想起從前何等親密今日死別怎不更加傷感眾人原恐寶玉病後過哀都來勸解寶玉已

經哭得死去活來大家攙扶歇息其餘隨來的如寶釵俱極痛哭獨是寶玉必要叫紫鵲來見問明姑娘臨死有何話說紫鵲本來深恨寶玉見如此心裡已回過來些又見賈母王夫人都在這裡不敢灑落寶玉便將林姑娘怎麼復病怎麼燒毀帕子焚化訪稿並將臨死說的話一一的都告訴了寶玉又哭得氣噎喉乾探春趁便又將黛玉臨終囑咐帶柩回南的話也說了一遍賈母王夫人又哭起來多虧鳳姐能言勸慰略略止些便請賈母等同去寶玉那裡肯捨無奈賈母逼着只得勉強回房賈母有了年紀的人打從寶玉病起日夜不甯今又大痛一陣已覺頭暈

身熱雖是不放心惦着寶玉卻也掙扎不住回到自己房中睡下王夫人更加心痛難禁也便回去派了彩雲幫着襲人照應並說寶玉若再悲戚速來告訴我們寶釵具知寶玉一時必不能捨也不相勸只用諷刺的話說他寶玉倒恐寶釵多心也便飲泣收心歇了一夜倒也安穩明日一早眾人都來瞧他但覺氣虛身弱心病倒覺去了幾分於是加意調養漸漸的好起來賈母幸不成病惟是王夫人心痛未痊那日薛姨媽過來探望看見寶玉精神畧好也就放心暫且住下一日賈母特請薛姨媽過去商量說寶玉的命都虧姨太太救的如今想來不妨了獨委屈了

你的姑娘如今寶玉調養百日身體復舊又過了娘娘的
功服正好圓房要求姨太太作主另擇個上好的吉日薛
姨媽便道老太太主意很好何必問我寶了頭雖生的粗
笨心裡却還是極明白的他的性情老太太素日是知道
的但愿他們兩口兒言和意順從此老太太也省好些心
我姐姐也安慰些我也放了心了老太太便定個日子還
通知親戚不用呢賈母道寶玉和你們姑娘生來第一件
大事況且費了多少周折如今纔得安逸必要大家熱鬧
幾天親戚都要請的一來酬愿二則偕們吃盃喜酒也不
枉我老人家操了好些心薛姨媽聽說自然也是喜歡的

便將要辦糕奩的話也說了一番賈母道他們親上做親
我想也不必這些若說動用的他屋裡已經滿了必定寶
了頭他心愛的要你幾件姨太太就拿了來我看寶了頭
也不是多心的人不比的我那外孫女兒的脾氣所以他
不得長壽說着連薛姨媽也便落淚恰好鳳姐進來笑道
老太太姑媽又想着甚麼了薛姨媽道我和老太太說起
你林妹妹來所以傷心鳳姐笑道老太太叫姑媽且別傷
心我剛纔聽了個笑話兒來了意思說給老太太和姑媽
聽賈母拭了拭眼淚微笑道你又不知要編派誰呢你說
來我和姨太太聽聽說不笑我們可不依只見那鳳姐未

續傳社稷
從開口先用兩隻手比着笑灣了腰了未知他說出些甚麼來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勸解寶玉先說一篇大道理話是兵家堂皇正兵直說黛玉已故是兵家不測奇兵奇正相參令人捉摸不着

寶玉離魂一夢必不可少若無此夢癡想何時醒悟
歎病何能漸愈但此夢非寶釵說破黛玉已死無由入夢寶釵可爲神於醫心病者

寶玉通靈本是頑石夢中石子打着心窩通靈本質
已經復回所以漸漸醒愈後來和尚送回通靈一點便能超悟

夢中迷路忽聽有人叫喚回首一看却是親人自己身子依舊躺在牀上夢境入神

黛玉臨終光景寫得慘澹可憐更妙在連呼寶玉只說得你好二字便咽住氣經真描神之筆

空中音樂妙在若有若無不落小說俗套
補寫鳳姐告知賈母及賈母告知寶釵黛玉已死日期俱入情入理毫無強砌痕迹

圓房一層不宜遲遲以便寶玉與寶釵漸調琴瑟

第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九十
 四上半回為一段敘海棠復生為妖孽見兆並非吉
 徵九十四下半回至九十五回為一段敘元妃徵逝
 寶玉瘋顛一見花妖之響應九十六七八回為一段
 敘釵黛二人一婚一死了結黛玉因果引起寶釵纔
 事王蘭芳大景真身對面更效出聖聖王及
 良子太善謀育林士恐有人佩
 萬山世祖心機百八
 一
 景真身自白

紅樓夢卷九十八終

紅樓夢卷九十九

第九十九回

洞庭王希廉奪香評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為黛玉傷心便說有個笑話
 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未從開口先自笑道因說道老
 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裡的笑話兒就是俗們家的那二
 位新姑爺新媳婦啊賈母道怎麼了鳳姐拿手比着道一
 個這麼坐着一個這麼站着一個這麼扭過來一個這麼
 轉過來一個又說到這裡賈母已經大笑起來說道你好
 生說罷倒不是他們兩口兒你倒把人惱的受不得了薛

編像系相
姨媽也笑道你往下直說罷不用比了鳳姐纔說道剛纔我到寶兄弟屋裡我聽見好幾個人笑我只道是誰巴着牕戶眼兒一瞧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寶兄弟站在地不寶兄弟拉着寶妹妹的袖子口口聲聲只叫寶姐姐你爲甚麼不會說話了你這麼說一句話我的病包管全好寶妹妹却扭着頭只管躲寶兄弟却作了一個揖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寶妹妹急得一扯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腳軟的索性一撲撲在寶妹妹身上了寶妹妹急得紅了臉說道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說到這裡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鳳姐又道寶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虧了跌了

這一交好容易纔跌出你的話來了薛姨媽笑道只是寶了頭古怪這有什麼的既作了兩口兒說說笑笑的怕什麼他沒見他璉二哥和你鳳姐兒笑道這是怎麼說呢我說個笑話給姑媽解悶兒姑媽反倒拿我打起卦來了賈母也笑道要這麼着纔好夫妻固然要和氣也得有個分寸兒我愛寶了頭就在這尊重上頭只是我愁着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這麼說起來比頭裡竟明白多了你再說說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鳳姐道明兒寶玉圓了房親家太太抱了外甥子那時候不更是笑話兒了麼賈母笑道猴兒我在這裡同着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來惱個

笑話還罷了怎麼臊起皮來了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
你不用太高興了你林妹妹恨你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
園裡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鳳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臨
死咬牙切齒倒恨着寶玉呢賈母薛姨媽聽着還道是頑
話兒也不理會便道你別胡拉扯了你去叫外頭挑個狠
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鳳姐去了擇了吉日
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這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雖然病好
復原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談論起來寶玉所有眼前
常見的尙可記憶若論靈機大不似從前活變了連他自
己也不解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襲人時

常說他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機都忘了那些舊毛病忘了
纔好爲甚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在道理上更糊塗了呢
寶玉聽了並不生氣反是嘻嘻的笑有時寶玉順性胡鬧
多虧寶釵勸說諸事畧覺收斂些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
惟知悉心伏侍別的了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各人心服
無不安靜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時常要到園
裡去逛買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二則恐他賭景傷情
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菴中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
在不免勾起舊病來所以也不使他去况且親戚姊妹們
薛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史湘雲因史侯回京也

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來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爲着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就是有時過來也只和寶釵說話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那邢岫煙却是因迎春出家之後便隨着邢夫人過去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卽同着李嬪娘過來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卽回到李紈那裡畧住一兩天就去了所以園內的祇有李紈探春惜春了賈母還要將李紈等挪進來爲着元妃薨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也無暇及此現今天氣一天

熱似一天園裡尙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二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曉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見過上司卽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賈政向來作京官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學差也無關於吏治上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雖也聽見別人講究却未嘗親辦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並諭以一經查出必定詳叅揭報初到之時果然胥吏畏懼便百計鑽營偏遇賈政這般古執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

任便在京指着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做衣裳裝體面心裡想着到了任銀錢是容日的了不想這位老爺獸性發作認真要查辦起來州縣饋送一槩不受門房籤押等人心裡盤算道我們再挨半個月衣服也要當完了債又逼起來那可怎麼樣好呢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長隨也道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甚麼本錢來的我們纔冤花了若干的銀子當了個門子來了一個多月連半個錢也沒見過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明兒我們齊打夥兒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齊都來告假賈政不知就裡便說要來也是你們要去也是你

們既嫌這裡不好就都請便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議道他們可去的去了我們去不了的倒底想個法兒纔好內中有一個管門的斗李十兒便說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着什麼忙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裡不犯給他出頭如今都餓跑了瞧瞧你十太爺的本領少不得本主兒依我只是要你們齊心打夥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若不隨我我也不管了橫豎拚得你們過衆人都說好十爺你還主兒信得過若你不管我們實在是死症了李十兒道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窩兒裡反起來大家沒意思衆人道你萬安

沒有的事就沒有多少也強似我們腰裡掏錢正說着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着一隻腿挺着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陪着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幾天纔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爲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發胡說方纔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謔可別鬼鬼祟祟來

講甚麼帳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書辦道我在這衙門內已經三代了外頭也有些面而家裡還過得就規規矩矩何候本官陞了還能穀不像那些等米下鍋的說着回了二聲二太爺我走了李十兒便站起堆着笑說這麼不禁頑幾句話就臉急了書辦道不是我臉急若再說甚麼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李十兒過來拉着書辦的手說你貴姓啊書辦道不敢我姓詹單名是個會字從小兒也在京裡混了幾年李十兒道詹先生我是久聞你的名的我們弟兄們是一樣的有甚麼話晚上到這裡偕們說一說書辦也說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把我一詐

就嚇毛了大家笑着走開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第
三天拿話去探賈政被賈政痛罵了一頓隔一天拜客裡
頭吩咐伺候外頭答應了停了一會子打點已經三下了
大堂上沒有人接鼓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賈政踱出
暖閣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賈政也不查問在墀下
上了轎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來齊了抬出衙門那個炮
只響得一聲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一個吹號筒
賈政便也生氣說往常還好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抬頭
看那執事卻是攬前落後勉強拜客回來便傳誤班的要
打有的說因沒有唱子誤的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又

有的說是三天沒吃飯抬不動賈政生氣打了一兩個也
就罷了隔一天管廚房的上來要錢賈政帶來銀兩付了
已後便覺樣樣不如意比在京的時候倒不便了好些無
奈便喚李十兒問道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你也管
管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藩庫俸銀尙早該打發京
裡取去李十兒稟道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不知道怎麼
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沒法兒老爺說家
裡取銀子取多少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別
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我們到底送多少呢賈
政道爲甚麼不早說李十兒說老爺最聖明的我們新來

乍到又不與別位老爺狠來往誰肯送信也不得老爺不
去便好想老爺的美缺賈政道胡說我這官是皇上放的
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兒笑着回道老
爺說的也不錯京裡離這裡狠遠凡百樣事都是節度奏
聞他說好便好說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經遲了就
是老太太太們那個不愿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
做官呢賈政聽了這話也自然心裡明白道我正要問你
爲甚麼都說起來李十兒回說奴才本不敢說老爺既問
到這裡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
氣賈政道只要說得在理李十兒說道那些書吏衙役都

是花了錢買着糧道的衙門來想發財俱要養家活口自
從老爺到了任並沒見爲國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載道
賈政道民間有甚麼話李十道百姓說凡有新到任的老
爺告示出得愈利害愈是想錢的法兒州縣害怕了好多
多的送銀子收糧的時候衙門裡便說新道爺的法令明
是不敢要錢這一留難切蹬那些鄉民心裡愿意花幾個
錢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反說不諳民情便
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他不多幾年已巴到極頂
的分兒也只爲識時達務能設上和下睦罷了賈政聽到
這話道明說我就不識時務嗎若是上和下睦叫我與他

們貓鼠同眠嗎李十兒回說道奴才爲着這點忠心兒掩
不住纔這麼說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到了功不成名
不就的時候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有甚麼話不告訴老
爺了賈政道依你怎麼做纔好李十兒道也沒有別的趁
着老爺的精神年紀裡頭的照應老太太的硬朗爲顧着
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爺家裡的錢也都貼補
完了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
自然弄了錢藏着受用儻遇着一兩件爲難的事誰肯幫
着老爺那時辦也辦不清悔也悔不及賈政道據你一說
是叫我做貪官嗎送了命還不要緊必定將祖父的功勳

掙了纔是李十兒回稟道老爺極聖明的人沒看見舊年
犯事的幾位老爺嗎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老爺常說是
個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裡現有幾位親戚老爺向來說
他們不好的如今陞的陞遷的遷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
老爺要知道民也要顧官也要顧若是依着老爺不準州
縣得一個大錢外頭這些差使誰辦只說老爺外面還是
這樣清名聲原好裡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關礙不着
老爺的奴才跟主兒一場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賈政被
李十兒一番言語說得心無主見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
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說着便踱了進去李十兒便自己

做起威福鈎連內外一氣的哄着賈政辦事反覺得事事周到件件隨心所以賈政不但不疑反多相信便有幾處揭報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們耳目最長見得如此得便用言規諫無奈賈政不信也有辭去的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於是漕務事畢尙無隕越一日賈政無事在書房中看書籤押上呈進一封書子外面官封上開着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飛遞江西糧道衙門賈政拆封看時只見上寫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歲供職來都竊喜常依座右仰蒙雅愛詳結朱陳至今佩德勿諼祇因調任海疆未敢

造次奉求衷懷歉仄自歎無緣今幸棨戟遙臨快慰平生之願正申燕賀先蒙翰教邊賧光生武夫額手雖隔重洋尙叨樾蔭想蒙不棄卑寒希望薦蘿之附小兒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儀如蒙踐諾卽遣冰人途路雖遙一水可通不敢云百兩之迎敬備仙舟以俟茲修寸幅恭賀陞祺并求金允臨穎不勝待命之至

世弟周瓊頭首

賈政看了心想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又是同鄉的人素來相好又見那孩子長得好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因未說定也沒有與他們說起後來

他調了海疆大家也不說了不料我今陞任至此他寫書來問我看起門戶却也相當與探春倒也相配但是我並未帶家眷只可寫字與他商議正在躊躇只見門上傳進一筒文書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賈政只得收拾上省候節度派委一日在公館閑坐見桌上堆着一堆字紙賈政一一看去見刑部一本爲報明事會看見金陵籍行商薛蟠賈政便吃驚道了不得已經提本了隨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毆傷張三身死串囑屍証捏供誤殺一案賈政一拍桌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據京營節度使咨稱緣薛蟠籍隸金陵行過太平縣在李家店歇宿與店內當槽之張

三素不相認於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令當槽張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換好酒張三因稱酒已沽定難換薛蟠因伊掀強將酒照臉潑去不期去勢甚猛恰值張三低頭拾着一時失手將酒盃擲在張三額門皮破血出逾時殞命李店主急救不及隨向張三之母告知伊母張王氏往看見己身死隨喊稟地保赴縣呈報前署縣詣驗仵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漏報填格詳府審轉看得薛蟠實係潑酒失手擲盃誤傷張三身死將薛蟠照過失殺人准鬪殺罪收贖等因前來臣等細閱各犯証屍親前後供詞不符且查鬪殺律註

云相爭爲鬪相打爲毆必實無爭鬪情形邂逅身死方可
以過失殺定擬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妥擬具提今據該
節度疏稱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醉後拉着張三右手先
毆腰眼一拳張三被毆回罵薛蟠將盃擲出致傷額門深
重骨碎腦破立時殞命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盃嘔
傷深重致死自應以薛蟠擬抵將薛蟠依鬪殺律擬絞監
候吳良擬以杖徒承審不實之府州縣應請以下註着此
稿未完賈政因薛姨媽之托曾托過知縣若請旨革審起
來牽連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將下一本開看偏又不是只
好翻來覆去將報看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心中狐疑不

定更加害怕起來正在納悶只見李十兒進來請老爺到
官廳伺候去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賈政只是發怔
沒有聽見李十兒又請一遍賈政道這便怎麼處李十兒
道老爺有甚麼心事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李十兒
道老爺放心若是部裡這麼辦了還算便宜薛大爺呢奴
才在京裡時候聽見薛大爺在店裡叫了好些媳婦都喝
醉了生事直把個當槽兒的估活打死的奴才聽見不但
是托了知縣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
纔提的不知道怎麼部裡沒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鬧破了
也是官官相護的不過認個承審不實革職處分罷那裡

還肯認得銀子聽情呢老爺不用想等奴才再打聽罷不要誤了上司的事賈政道你們那裡知道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把這個官都丟了還不知道有罪沒有呢李十兒道如今想他也無益外頭伺候着好半天了請老爺就去罷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敘鳳姐演說寶玉與寶釵頑戲情形是專為擇日圓房敘園中冷落光景况是騰山工夫好寫賈政任所諸事不是閒費筆墨

寫李十兒設法慫恿情事描畫長隨家人串通書役

中 簸弄主人伎倆明透如鏡凡做官者安得不墮其術

借節度調取進省一層為探春親事定局薛蟠命案部駁鬪筍

因薛蟠命案部駁引出夏金桂勾引薛蝌因勾引薛蝌引出妒忌香菱因妒忌香菱引出毒人自毒文情層層相因

紅樓夢卷九十九終

因命家將領出山良金卦以取新機因以得
 因命家將領出山良金卦以取新機因以得
 因命家將領出山良金卦以取新機因以得
 因命家將領出山良金卦以取新機因以得
 因命家將領出山良金卦以取新機因以得
 因命家將領出山良金卦以取新機因以得
 因命家將領出山良金卦以取新機因以得
 因命家將領出山良金卦以取新機因以得
 因命家將領出山良金卦以取新機因以得
 因命家將領出山良金卦以取新機因以得

紅樓夢卷一百

第一百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話說賈政去見了節度進去了半日不見出來外頭議論
 不一李十兒在外也打聽不出甚麼事來便想道報上的
 饑荒實在也着急好容易聽見賈政出來便迎上來跟着
 等不得回去在無人處便問老爺進去這半天有甚麼要
 緊的事賈政笑道並沒有事只為海鎮總制是這位大人
 的親戚有書來囑託照應我所以說了些好話又說我們
 如今也是親戚了李十兒聽得心內喜歡不免又壯了些

胆子便竭力懇懇賈政許這親事賈政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甚麼罣礙在外頭信息不早難以打點故回到本任來便打發家人進京打聽順便將總制求親之事回明賈母如若願意即將三姑娘接到任所家人奉命趕到京中回明了王夫人便在吏部打聽得賈政並無處分惟將署太平縣的這位老爺革職卽寫了稟帖安慰了賈政然後住着等信且說薛姨媽爲着薛蟠這件人命官司各衙門內不知花了多少銀錢纔定了誤殺具題原打量將當舖拆變給人備銀贖罪不想刑部駁審又托人花了好些錢總不中用依舊定了個死罪監着守候秋天大審薛姨媽

又氣又疼日夜啼哭寶釵雖時常過來勸解說是哥哥本來沒造化承受了祖父這些家業就該安安頓頓的守着過日子在南邊已經鬧的不像樣便是香菱那件事情就了不得因爲仗着親戚們的勢力花了些銀錢這算白打死了一個公子哥哥就該改過做起正經人來也該奉養母親纔是不想進了京仍是這樣媽媽爲他不知受了多少氣哭掉了多少眼淚給他娶了親原想大家安安逸逸的過日子不想命該如此偏偏娶的嫂子又是一個不安靜的所以哥哥躲出門的真正俗語說的冤家路兒狹不多幾天就鬧出人命來了媽媽和二哥哥也算不是不盡

心的了花了銀錢不算自己還求三拜四的謀幹無奈命
裡應該也算自作自受大凡養兒女是爲着老來有靠便
是小戶人家還要掙一盃飯養活母親那裡有將現成的
鬧光了反害的老人家哭的死去活來的不是我說哥哥
的這樣行爲不是兒子竟是個冤家對頭媽媽再不明白
明哭到夜夜哭到明又受嫂子的氣我呢又不能常在這
裡勸解我看見媽媽這樣那裡放的下心他雖說是傻也
不肯叫我回去前兒老爺打發人回來說看見京報唬的
了不得所以纔叫人來打點的我想哥哥開了事當心的
人也不少幸虧我還是在跟前的一樣若是離鄉調遠聽

見了這個信只怕我想媽媽也就想殺了我求媽媽暫且
養養神趁哥哥的活口現在問問各處的帳目人家該借
們的借們該人家的亦該請個舊夥計來算一算看看還
有幾個錢沒有薛姨媽哭着說道這幾天爲鬧你哥哥的
事你來了不是你勸我便是我告訴你衙門的事你還不
知道京裡的官商名字已經退了兩個當舖已經給了人
家銀子早拿來使完了還有一個當舖管事的逃了虧空
了好幾千兩銀子也夾在裡頭打官司你二哥哥天天在
外頭要帳料着京裡的帳已經去了幾萬銀子只好拿南
邊公分裡銀子並往房折變纔穀前兩天還聽見一個荒

信說是南邊的公當舖也因為折了本兒收了若是這麼
着你娘的命可就活不成的了說着又大哭起來寶釵也
哭着勸道銀錢的事媽媽操心也不中用還有二哥哥給
我們料理單可恨這些夥計們見偕們的勢頭兒敗了各
自奔各自的去也罷了我還聽見說幫着人家來擠我們
的訛頭可見我哥哥活了這麼大交的人總不過是些個
酒肉兄弟急難中是一個沒有的媽媽若是疼我聽我的
話有年紀的人自己保重些媽媽這一輩子想來還不致
挨凍受餓家裡這點子衣裳傢伙只好聽憑嫂子去那是
没法兒的了所有的家人婆子瞧他們也沒心在這裡該

去的叫他們去就可憐香菱苦了一輩子只好跟着媽媽
過去實在短甚麼我要是有的還可以拿些過來料我們
那個也沒有不依的就是襲姑娘也是心術正道的他聽
見我哥哥的事他倒提起媽媽來就哭我們那一個還道
是沒事的所以不大着急若聽見了也是要唬個半死兒
的薛姨媽不等說完便說好姑娘你可別告訴他他爲一
個林姑娘幾乎沒要了命如今纔好了些要是他急出個
原故來不但你添一層煩惱我越發沒了依靠了寶釵道
我也是這麼想所以總沒告訴他正說着只聽見金桂跑
來外邊屋裡哭喊道我的命是不要的了男人呢已經是

沒有活的分兒了偕們如今索性鬧一鬧大夥兒到法場上去拚一拚說着便將頭往隔斷板上亂撞撞的披頭散髮氣得薛姨媽白瞪着兩隻眼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虧得寶釵嫂子長嫂子短好一句歹一句的勸他金桂道姑奶奶如今你是比不得頭裡的了你兩口兒好好的過日子我是個單身人兒要臉做甚麼說着便要跑到街上回娘家去虧得人還多扯住了又勸了半天方住把個寶琴唬的再不敢見他若是薛蝌在家他便抹粉施脂描眉畫鬢奇情異致的打扮收拾起來不時打從薛蝌住房前過或故意咳嗽一聲或明知薛蝌在屋特問房裡何人有時

遇見薛蝌他便妖妖喬喬嬌嬌癡癡的問寒問熱忽喜忽嗔了頭們看見都趕忙躲開他自己也不覺得只是一意一心要弄得薛蝌感情時好行寶蟾之計那薛蝌却止躲着有時遇見也不敢不周旋一二只怕他撒潑放刁的意思更加金桂一則爲色迷心越盼越愛越想越要那裡還看得出薛蝌的真假來只有一宗他見薛蝌有什麼東西都是托香菱收着衣服縫洗也是香菱兩個人偶然說話他來了急忙散開一發動了一個醋字欲待發作薛蝌卻是捨不得只得將一腔隱氣都擱在香菱身上卻又恐怕問了香菱得罪了薛蝌到弄得隱忍不發一日寶蟾走來

笑嘻嘻的向金桂道奶奶看見了二爺沒有金桂道沒有寶蟾笑道我說二爺的那種假正經是信不得的僭們前日送了酒去他說不會喝剛纔我見他到太太那屋裡去那臉上紅撲撲兒的一臉酒氣奶奶不信回來只在僭們院門口等他他打那邊過來時奶奶叫住他問問看他說甚麼金桂聽了一心的怒氣便道他那裡就出來了呢他既無情義問他作甚麼寶蟾道奶奶又迂了他好說僭們也好說他不好說僭們再另打主意金桂聽得有理因叫寶蟾瞧着他看他出去了寶蟾答應着出來金桂却去打開鏡奩又照了一照把嘴唇兒又抹了一抹然後拿一條

灑花絹子纔要出來又似忘了甚麼的心理倒不知怎麼是好了只聽寶蟾外面說道二爺今日高興阿那裡喝了酒來了金桂聽了明知是叫他出來的意思連忙掀起簾子出來只見薛蝌和寶蟾說道今日是張大爺的好日子所以被他們強不過吃了半鍾到這時候臉還發燒呢一句話沒說完金桂早接口道自然人家外人的酒比僭們自己家裡的酒是有趣兒的薛蝌被他拿話一激臉越紅了連忙走過來陪笑道嫂子說那裡的話寶蟾見他二人交談便躲到屋裡去了這金桂初時原要假意發作薛蝌兩句無奈一見他兩頰微紅雙眸帶澁別有一種謹愿可

憐之意早把自己那驕悍之氣感化到瓜窪國去了因笑說道這麼說你的酒是硬強着纔肯喝的呢薛蝌道我那裏喝得來金桂道不喝也好強如像你哥哥喝出亂子來明兒娶了你們奶奶兒像我這樣守活寡受孤單呢說到這裡兩個眼已經也斜了兩腮上也覺紅暈了薛蝌見這話越發邪僻了打算着要走金桂也看出來了那裡容得早已走過來一把拉住薛蝌急了道嫂子放尊重些說着渾身亂顫金桂索性老着臉道你只管進來我和你說一句要緊的話正鬧着忽聽背後一個人叫道奶奶香菱來了把金桂唬了一跳回頭瞧時却是寶蟾掀着簾子看他

已人的光景一抬頭見香菱從那邊來了趕忙知會金桂金桂這一驚不小手已鬆了薛蝌得便脫身跑了那香菱正走着原不理會忽聽寶蟾一嚷纔瞧見金桂在那裡拉住薛蝌往裡死拽香菱卻唬的心頭亂跳自己連忙轉身回去這裡金桂早已連嚇帶氣跌跌的瞅着薛蝌去了怔了半天恨了一聲自己掃興歸房從此把香菱恨入骨髓那香菱本是要到寶琴那裡剛走出腰門看見這般嚇回去了是日寶釵在賈母屋裡聽得王夫人告訴老太太要聘探春一事賈母說道既是同鄉的人狠好只是聽見說那孩子到過我們家裡怎麼你老爺沒有提起王夫人道

續修新樓夢
連我們也不知道賈母道好便好但是道兒太遠雖然老爺在那裡儻或將來老爺調任可不是我們孩子太單了賈王夫人道兩家都是做官的也是拿不定或者那邊還調進來卽不然終有個葉落歸根況且老爺既在那裡做官上司已經說了好意思不給麼想來老爺的主意定了只是不敢做主故遣人來回老太太的賈母道你們願意更好只是三了頭這一去了不知三年兩年那邊可能回家若再遲了恐怕我趕不上再見他一面了說着掉下淚來王夫人道孩子們大了少不得總要給人家的就是本鄉本土的人除非不做官還使得若是做官的誰保得住

總在一處只要孩子們有造化就好譬如迎姑娘倒配得近呢偏是時常聽見他被女婿打鬧甚至不給飯吃就是我們送了東西去他也摸不着近來聽見益發不好了也不放他回來兩口子拌起來就說借們使了他家的銀錢可憐這孩子總不得個出頭的日子前兒我惦記他打發人去哨他迎了頭藏在耳房裡不肯出來老婆子們必要進去看見我們姑娘這樣冷天還穿着幾件舊衣裳他一包眼淚的告訴婆子們說回去別說我這麼苦這也是命裡所招也不用送甚麼衣服東西來不但摸不着反要添一頓打說是我告訴的老太太想想這倒是近處眼見的

若不好更難受到虧了大太太也不理會他大老爺也不出個頭如今迎姑娘實在比我們三等使喚的了頭還不如我想探了頭雖不是我養的老爺既看見過女婿定然好纔許的只請老太太示下擇個好日子多派幾個人送到他老爺任上該怎麼着老爺也不肯將就買母道有他老子做主你就料理妥當揀過長行的日子送去也就定了一件事王夫人答應着是寶釵聽得明白也不敢則聲只是心裡叫苦我們家裡姑娘們就算他是個尖兒如今又要遠嫁眼看着這裡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了見王夫入起身告辭出去他也送了出來一逕回到自己房中並

不與寶玉說話見襲人獨自一個做活便將聽見的話說了襲人也狠不受用卻說趙姨娘聽見探春這事反歡喜起來心裡說道我這個了頭在家忒瞧不起我我何從還是個娘比他的了頭還不濟況且泔上水護着別人他攬在頭裡連環兒也不得出頭如今老爺接了去我倒干淨想要他孝敬我不能設了只願意他像迎了頭似的我也稱稱願一面想着一面跑到探春那邊與他道喜說姑娘你是要高飛的人了到了姑爺那邊自然比家裡還好想來你也是願意的便是養了你一場並沒有借你的光兒就是我有七分不好也有三分的好總不要一去了把我

擱在腦杓子後頭探春聽着毫無道理只低頭作活一句也不言語趙姨娘見他无理氣忿忿的自己去了這裡探春又氣又笑又傷心也不過自己掉淚而已坐了一回悶悶的走到寶玉這邊來寶玉因問道三妹妹我聽見林妹妹死的時候你在那裡來着我還聽見說林妹妹死的時候遠遠的有音樂之聲或者他是有來歷的也未可知探春笑道那是你心裡想着罷了祇是那夜却怪不似人家鼓樂之音你的話或者也是寶玉聽了更以為實又想前日自己神魂飄蕩之時曾見一人說是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必是那裡的仙子臨凡忽又想起那年唱戲做的

嫦娥飄飄豔豔何等風致過了一回探春去了因必要紫鵲過來立刻回了賈母去叫他無奈紫鵲心裡不願意雖經賈母王夫人派了過來也就没法只是在寶玉跟前不是暖聲就是歎氣的寶玉背地裡拉着他低聲下氣要問黛玉的話紫鵲從沒好話回答寶釵倒背地裡誇他有忠心並不嗔怪他那雪雁雖是寶玉娶親這夜出過力的寶釵見他心地不甚明白便回了賈母王夫人將他配了一個小廝各自過活去了王奶媽養着他將來好送黛玉的靈柩回南鸚哥等小了頭仍伏侍了老太太寶玉本想念黛玉因此及彼又想跟黛玉的人已經雲散更加納悶悶

到無可如何忽又想黛玉死得這樣清楚必是離凡返仙去了反又歡喜忽然聽見襲人和寶釵那裡講究探春出嫁之事寶玉聽了啊呀的一聲哭倒在炕上唬得寶釵襲人都來扶起說怎麼了寶玉早哭的說不出來定了一回字神說道這日子過不得了我姊妹們都一個一個的散了林妹妹是成了仙去了大姐姐呢已經死了這也罷了沒天天在一塊二姐姐呢碰着了一個混帳不堪的東西三妹妹又要遠嫁總不得見的了史妹妹又不知要到那裡去薛妹妹是有了人家的這些姐姐妹妹難道一個都不留在家裡單留我做甚麼襲人忙又拿話解勸寶釵擺

着手說你不用勸他讓我來問他因問着寶玉道據你的心裡要這些姐妹都在家裡陪到你老了都不要爲終身的事嗎若說別人或者還有別的想法頭你自己的姐姐妹妹不用說沒有遠嫁的就是有老爺做主你有甚麼法兒打量天下獨是你一個人喜姐姐妹妹呢若是都像你就連我也不能配你了大凡人念書原爲的是明理怎麼你益發糊塗了這麼說起來我同襲姑娘各自一邊兒去讓你把姐姐妹妹們都邀了來守着你寶玉聽了兩隻手拉住寶釵襲人道我也知道爲甚麼散的這麼早呢等我化了灰的時候再散也不遲襲人掩着他的嘴道又胡說纔

這兩天身上好些三奶奶纔吃些飯若是你又鬧翻了我也不管了寶玉慢慢的聽他兩個人說話都有道理只是心上不知道怎麼纔好只得強說道我却明白但只是心裡鬧得慌寶釵也不理他暗叫襲人快把定心丸給他吃了慢慢的開導他襲人便欲告訴探春說臨行不必來辭寶釵道這怕甚麼等消停幾日待他心裡明白還要叫他們多說句話兒呢况且三姑娘是極明白的人不像那些假惺惺的人少不得有一番箴諫他已後便不是這樣了正說着賈母那邊打發過鴛鴦來說知道寶玉舊病又發叫襲人勸說安慰叫他不要胡思亂想襲人等應了鴛鴦

坐了一會子去了那賈母又想起探春遠行雖不備粧奩其一應動用之物俱該預備便把鳳姐叫來將老爺的主意告訴了一遍卽叫他料理去鳳姐答應不知怎麼辦理下回分解

評曰

補寫薛蟠家業消磨周匝細密

薛蝌東西俱託香菱收放又時常說話縫洗衣服金桂妒心已不可耐因愛薛蝌隱忍不發是文章到極緊處轉放寬一法

若非香菱無心走出薛蝌既不可聽從金桂又不便

聲喊以破此時殊難擺脫故借香菱驚散既便薛蝌
脫身又爲積怨地步

因探春親事於王夫人口中述及迎春苦况是趁勢
補筆法且爲迎春將死根由

開發雪雁省費煩文仍留紫鵑生出後文

襲人要探春不必辭行寶釵要探春好爲箴諫兩人
不同其憐愛寶玉則一然畢竟寶釵所見高處一層

紅樓夢卷一百終

紅樓夢卷一百一

第一百一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太觀園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却說鳳姐回至房中見賈璉尙未回來便分派那管辦探
春行粧奩事的一干人那天已有黃昏已後因忽然想起
探春來要瞧瞧他去便叫豐兒與兩個丫頭跟着頭裡一
個丫頭打着燈籠去出門來見月光已上照耀如水鳳姐
便命打燈籠的回去罷因而走至茶房牕下聽見裡面有
人噉噉喳喳的又似哭又似笑又似議論甚麼的鳳姐知
道不過是家下婆子們又不知搬什麼是非心內大不受

用便命小紅進去粧做無心的樣子細細打聽着用話套出原委來小紅答應着去了鳳姐只帶着豐兒來至園門前門尚未開只虛虛的掩着於是主僕二人方推門進去只見園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覺明朗滿地下重重樹影杳無人聲甚是淒涼寂靜剛欲往秋爽齋這條路來只聽忽的一聲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唼唼的作響枝稍上吱嘍嘍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鳳姐吃了酒被風一吹只覺身上發噤起來那豐兒也把頭一縮說好冷鳳姐也掌不住使叫豐兒快回去把那件銀鼠坎肩兒拿來我在三姑娘那裡等着豐兒巴不得一聲也

要回去穿衣裳來答應了一聲回頭就跑了鳳姐剛舉步走了不遠只覺身後嘖嘖似有聞嗅之聲不覺頭髮森然豎了起來由不得回頭一看只見黑油油一個東西在後面伸着鼻子聞他呢那兩隻眼睛恰似燈光一般鳳姐嚇的魂不附體不覺失聲的咳了一聲却是一隻大狗那狗回頭抽身拖着一個掃帚尾巴一氣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猶向鳳姐拱爪兒鳳姐兒此時心跳神移急急的向秋爽齋來已將來至門口方轉過山子只見迎面有一個人影兒一恍鳳姐心中疑惑心理想着必是那二房裡的了頭便問是誰問了兩聲並沒有人出來已經

嚇得神魂飄蕩恍恍惚惚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嬌娘連我也認不得了鳳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這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來只聽那人又說道嬌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鳳姐聽說低頭尋思總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嬌娘那時怎麼疼我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鳳姐聽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先妻秦氏便說道噯喲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回身脚下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跤猶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雖然毛髮悚然

心中却也明白只見小紅豐兒影影綽綽的來了鳳姐恐怕落人的褒貶連忙爬起來說道你們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小紅過來攙扶鳳姐道我纔到那裡他們都睡了偕們回去罷一面說一面帶了兩個丫頭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賈璉已回來了只是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問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此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來打聽事務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開看第一件事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了一起私帶

嚇得神魂飄蕩恍恍惚惚的似乎背後有人說道嬌娘連我也認不得了鳳姐忙回頭一看只見這人形容俊俏衣履風流十分眼熟只是想不起是那房那屋裡的媳婦來只聽那人又說道嬌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萬年永遠之基都付於東洋大海了鳳姐聽說低頭尋思總想不起那人冷笑道嬌娘那時怎麼疼我了如今就忘在九霄雲外了鳳姐聽了此時方想起來是賈蓉的先妻秦氏便說道噯啣你是死了的人哪怎麼跑到這裡來了呢啐了一口方轉回身脚下不防一塊石頭絆了一跤猶如夢醒一般渾身汗如雨下雖然毛髮悚然

心中却也明白只見小紅豐兒影影綽綽的來了鳳姐恐怕落人的褒貶連忙爬起來說道你們做什麼呢去了這半天快拿來我穿上罷一面豐兒走至跟前伏侍穿上小紅過來攙扶鳳姐道我纔到那裡他們都睡了偕們回去罷一面說一面帶了兩個了頭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賈璉已回來了只是見他臉上神色更變不似往常待要問他又知他素日性格不敢突然相問只得睡了至此日五更賈璉就起來要往總理內庭都檢點太監裘世安家來打聽事務因太早了見桌上有昨日送來的抄報便拿起來開看第一件事雲南節度使王忠一本新獲了一起私帶

神鎗火藥出邊事共有十八名人犯頭一名鮑音口稱係
太師鎮國公賈化家人第二件蘇州刺史李孝一本叅劾
縱放家奴倚勢凌辱軍民以致因姦不遂殺死節婦一家
人命三口事凶犯姓時名福自稱係世襲三等職銜賈範
家人賈璉看見這兩件心中早又不自在起來待要看第
三件又恐遲了不能見裘世安的面因此急急的穿了衣
服也等不得吃東西恰好平兒端上茶來喝了兩口便出
來騎馬走了平兒在房內收拾換下的衣服此時鳳姐尙
未起來平兒因說道今兒夜裡我聽着奶奶沒睡甚麼覺
我這會子替奶奶捶着好生打個盹兒罷鳳姐半日不言

語平兒料着這意思是了便爬上炕來坐在身邊輕輕的
捶着纔捶了幾拳那鳳姐剛有要睡之意只聽那邊大姐
見哭了鳳姐又將眼睜開平兒連向那邊叫道李媽你到
底是怎麼着姐兒哭了你到底拍着他些你也忒好睡了
那邊李媽從夢中驚醒聽得平兒如此說心中沒好氣只
得狠命拍了幾下口裡唧唧噥噥的罵道直真的小短命
鬼兒放着屍不挺三更半夜嚎你娘的喪一面說一面咬
牙便向那孩子身上搯了一把那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
來了鳳姐聽見說了不得你聽聽他該挫磨孩子了你過
去把那黑心的養漢婆娘下死勁的打他幾下子把妞妞

抱過來平兒笑道奶奶別生氣他那裡敢挫磨姐兒只怕是不提防錯碰了一下子也是有的這會子打他幾下子沒要緊明兒叫他們背地裡嚼舌根倒說三更半夜打人鳳姐聽了半日不言語長歎一聲說道你瞧瞧這會子不是我七旺八旺的呢明兒要是我死了剩下這小孽障還不知怎麼樣呢平兒笑道奶奶這怎麼說大五更的何苦來呢鳳姐冷笑道你那裡知道我是早已明白了我也不久了雖然活了二十五歲人家沒見的也見了沒吃的也吃了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氣也算賭盡了強也算爭足了就是壽字兒上頭缺一點兒也罷了平兒

聽說由不得滾下淚來鳳姐笑道你這會子不用假慈悲我死了你們只有歡喜的你們一心一計和和氣氣的省得我是你們眼裡的刺是的只有一件你們知好歹只疼我那孩子就是了平兒聽說這話越發哭的淚人是的是鳳姐笑道別扯你娘的臊了那裡就死了呢哭的那麼痛我不死還叫你哭死了呢平兒聽說連忙止住哭道奶奶說得這麼傷心一面說一面又捶半日不言語鳳姐又朦朧睡去平兒方下炕來要去只聽外面脚步響誰知賈璉去遲了那裏世安已經上朝去了不遇而回心中正沒好氣進來就問平兒道那些人還沒起來呢麼平兒回說沒有

呢賈璉一路摔簾子進來冷笑道好好這會子還都不起來安心打播臺打撒手兒一疊聲又要吃茶平兒忙倒了一盃茶來原來那些了頭老婆見賈璉出了門又復睡了不打諒這會子回來原不會預備平兒便把溫過的拿了來賈璉生氣舉起盃來嘩唧一聲摔了個粉碎鳳姐驚醒唬了一身冷汗噉啣一聲睜開眼只見賈璉氣狠狠的坐在傍邊平兒灣着腰拾盃片子呢鳳姐道你怎麼就回來了問了一聲半時不答應只得又問一聲賈璉嚷道你不要我回來叫我死在外頭罷鳳姐笑道這又是何苦來呢常時我見你不像今兒回來的快問你一聲也沒甚麼生

氣的賈璉又嚷道又沒遇見怎麼不快回來呢鳳姐笑道沒有遇見少不得奈煩些明兒再去早些兒自然遇見了賈璉嚷道我可不吃着自已的飯替人家趕獐子呢我這裡一大堆的事沒個動秤兒的沒來由爲人家的事瞎鬧了這些日子當甚麼正經呢那有事的人還在家裡受用死活不知還聽見說要鑼鼓喧天的擺酒唱戲做生日呢我可瞎跑他娘的腿子一面說一面往地下啐了一口又罵平兒鳳姐聽了氣的乾咽要和他分証想了一想又忍住了勉強陪笑道何苦來生這麼大氣大清早起和我叫喊什麼誰叫你應了人家的事你既應了就得耐煩些少

不得替人家辦辦也沒見這個人自己已有爲難的事還有
心腸唱戲擺酒的鬧賈璉道你可說麼你明兒倒也問問
他鳳姐咤異道問誰賈璉道問誰問你哥哥鳳姐道是他
嗎賈璉道可不是他還有誰呢鳳姐忙問道他又有些甚麼
事叫你替他跑賈璉道你還在罈子裡呢鳳姐道真真這
就奇了我連一個字兒也不知道賈璉道你怎麼能知道
呢這個事連太太和姨太太都不知道呢頭一件怕太太
和姨太太不放心二則你身上又常嚷不好所以我在外
頭壓住了不叫裡頭知道的說起來真真人人惱你今兒
來問我我也不便告訴你你打諒你哥哥行事像個人呢

你知道外頭人都叫他什麼鳳姐道叫他甚麼賈璉道叫
他什麼叫他忘仁鳳姐撲哧的一笑他可不叫王仁叫什
麼呢賈璉道你打諒那個王仁嗎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
那個忘仁哪鳳姐道這是甚麼人這麼刻薄嘴兒遭塌人
賈璉道不是遭塌他嗎今兒索性告訴你你也可知道知
道你那哥哥的好處你可知道他給他二叔做生日嗎鳳
姐想了一想道曖喲可是啊我還忘了問他二叔不是冬
天的生日麼我記得年年都是寶玉去前者老爺陞了二
叔那邊送過戲來我還偷偷兒的說二叔爲人最是苛刻
的比不得大舅太爺他們各自家裡還烏眼雞是的不麼

昨兒大舅太爺沒了你瞧他是個兄弟他還出了個頭兒攬了一事兒嗎所以那一天說趕他的生日偕們還他一班戲省了親戚跟前落虧欠如今這麼早就做生日也不知是甚麼意思賈璉道你還作夢呢他一到京接着大舅太爺的首尾就開了一個弔他怕偕們知道攔他所以沒告訴偕們弄了好幾千銀子後來二舅嗔着他說他不該一網打盡他吃不住了變了個法兒就指着你們二叔的生日撒了個網想着再弄幾個錢好打點二舅太爺不生氣也不管親戚朋友冬天夏天的人家知道不知道這麼丟臉你知道我早起爲甚麼這如今因海疆的事情御史

忝了一本說是大舅太爺的虧空本員已故應着落其弟王子騰姪王仁賠補爺兒兩個急了找了我給他們托人情我見他們嚇的那麼個樣兒再者又關係太太和你我纔應了想着找找總理內庭都撿點老裘替辦辦或者前任後任挪移挪移偏又去晚了進裡頭去了我白起來跑了一輪他們家裡還在那裡定戲擺酒你說說叫人生氣不生氣鳳姐聽了纔知王仁所行如此但他素性要強護短聽賈璉如此說便道憑他怎麼樣倒底是你的親大舅兒再者這件事死的大太爺活的二叔都感激你罷了沒甚麼說的我們家的事少不得我低三下四的求你了

省的帶累別人受氣背地裡罵我說着眼淚早流下來掀開被窩一面坐起來一面挽頭髮一面披衣裳賈璉道你倒不用這麼着是你哥哥不是人我並沒說你呀況且我出去了你身上又不好我都起來了他們還睡覺偕們老輩子有這個規矩麼你如今做好好先生不管事了我說了一句你就起來明兒我要嫌這些人難道你都替了他們麼好沒意思阿鳳姐聽了這些話纔把泪止住了說道天也不早了我也該起來了你有這麼說的你替他們家在心的辦辦那就是你的情分了再者也不光爲我就是太太聽見也喜歡賈璉道是知道了大蘿蔔還用尿澆

平兒道奶奶這麼早起來做什麼那一天奶奶不是起來有一定的時候兒呢爺也不知是那裡的邪火拿着我們出氣何苦來呢奶奶也算替爺掙殼了那一點兒不是奶奶當頭陣不是我說爺把現成兒的也不知吃了多少這會子替奶奶辦了一點子事又關會着好幾層兒呢就是這麼拿糖作醋的起來也不怕人家寒心況且這也不單是奶奶的事呀我們起遲了原該爺生氣左右到底是奴才呀奶奶跟前儘着身子累的成了個病包兒了這是何苦來呢說着自己的眼圈兒也紅了那賈璉本是一肚子悶氣那裡見得這一對嬌妻美妾又尖利又柔情的話呢

便笑道：「設了算了罷！他一個人也設使的了，不用你幫着左右。我是外人，多早晚我死了，你們就清淨了。鳳姐道：「你也別說那個話，誰知道誰怎麼樣呢？你不死，我還死呢？早死一天，早心淨說着，又哭起來，平兒只得又勸了一回。那時天已大亮，日影橫牕，賈璉也不便再說，跔起來出去了。這裡鳳姐自己起來，正在梳洗，忽見王夫人那邊小了頭，過來道：「太太說了，叫問二奶奶今日過大舅爺那邊去，不去要說，叫二奶奶同着寶二奶奶一路去呢。鳳姐因方纔一段話，已經灰心喪氣，恨娘家不給爭氣，又兼昨夜園中受了那一驚，也實在沒精神，便說道：「你先回太太去，我

還有一兩件事沒辦清，今日不能去。況且他們那又不是甚麼正經事實，二奶奶要去各自去罷。小了頭答應着，回去回覆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梳了頭，換了衣服，想了想，雖然自己不去，也該帶個信兒。再者寶釵還是新媳婦，出門子自然要過去照應照應的。於是見過王夫人，支吾了一件事，便過來到寶玉房中，只見寶玉穿着衣服，歪在炕上，兩個眼睛眊眊的看寶釵梳頭。鳳姐站在門口，還是寶釵一回頭看見了，連忙起身讓坐。寶玉也爬起來，鳳姐纔笑嘻嘻的坐下。寶釵因說：「麝月道：你們瞧着二奶奶進來，也不言語聲兒。麝月笑着道：二奶奶頭裡進來，就擺手兒

不叫言語麼鳳姐因向寶玉道你還不走等甚麼呢沒見
這麼大人了還是這麼小孩子氣的人家各自梳頭你爬
在傍邊看甚麼成日家一塊子在屋裡還看不毅也不怕
了頭們笑話說着味的一笑又嗽着他咂嘴兒寶玉雖也
有些不好意思還不理會把個寶釵直臊的滿臉通紅又
不好聽着又不好說甚麼只見襲人端過茶來只得搭趣
着自己遞了一袋煙鳳姐兒笑着站起來接了道二妹妹
你別管我們的事你快穿衣服罷寶玉一面也搭趣着我
這個弄那個鳳姐道你先去罷那裡有個爺們等看奶奶
們一塊兒走的理呢寶玉道我只是嫌我這衣裳不大好

不如前年穿着老太太給的那件金雀泥好鳳姐因慚他
道你爲甚麼不穿寶玉道穿着太早了鳳姐忽然想起自
悔失言幸虧寶釵也和王家是內親只是那些丫頭們跟
前已經不好意思了襲人却接着說道二奶奶還不知道
呢就是穿得他也不穿了鳳姐兒道這是甚麼原故襲人
道告訴二奶奶真真是我們這位爺的行事都是天外飛
來的那一年因二舅太爺的生日老太太給了他這件衣
裳誰知那一天就燒了我媽病重了我沒在家那是候還
有晴雯妹妹呢聽見說病着整給他補了一夜第二天老
太太纔沒瞧出來呢去年那一天上學天冷我叫焙茗拿

了去給他披披誰知這位爺見了這件衣裳想起晴雯來
了說了總不穿了叫我給他收一輩子呢鳳姐不等說完
便道你提晴雯可惜了兒的那孩子樣樣兒手兒都好就
只嘴頭兒利害些偏偏兒的太太不知聽了那裡的謠言
活活兒的把個小命兒要了還有一件事那一天我瞧見
廚房裡柳家的女人他女孩子叫什麼五兒那丫頭長的
和晴雯脫了個影兒是的我心裡要叫他進來後來我問
他媽他媽說是狠願意我想着寶二爺屋裡的小紅跟了
我去我還沒還他呢就把五兒補過來平兒說太太那一
天說了凡像那個樣兒的都不叫派到寶二爺屋裡呢我

所以也就擱下了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甚麼
呢不如我就叫他進來可不知寶二爺願意不願意要想
着晴雯只瞧見這五兒就是了寶玉本要走聽見這些話
已歎了襲人道爲甚麼不願意早就要弄了來的只是因
爲太太的話說的結實罷了鳳姐道那麼着我明日就叫
他進來太太的跟前有我呢寶玉聽了喜不自勝纔走到
賈母那邊去了這裡寶釵穿衣服鳳姐兒看他兩口兒這
般恩愛纏綿想起賈璉方纔那種光景好不傷心坐不住
便起身向寶釵笑道我和你向太太屋裡去罷笑着出了
房門一同來見賈母寶玉正在那裡回賈母往舅舅家去

賈母點頭說道去罷只是少吃酒早些回來你身子纔好
些寶玉答應着出來剛走到院內又轉身回來同寶釵耳
邊說了幾句不知甚麼寶釵笑道是了你快去罷將寶玉
催着去了這賈母和鳳姐寶釵說了沒三句話只見秋紋
進來傳說二爺打發焙茗轉來說請二奶奶寶釵說道他
又忘了甚麼又叫他回來秋紋道我叫小了頭問了焙茗
說是二爺忘了一句話二爺叫我回來告訴二奶奶若是
去呢快些來罷若不去呢別在風地裡站着說的賈母鳳
姐並地下站着的眾老婆子了頭都笑了寶釵飛紅了臉
把秋紋啐了一口說道好個糊塗東西這也直得這樣慌

慌張張跑了來說秋紋也笑着回去叫小了頭去罵焙茗
那焙茗一面跑着一面回頭說道二爺把我巴巴的叫下
馬來叫回來說的我若不說回來對出來又罵我了這會
子說了他們又罵我那了頭笑着跑回來說了賈母向寶
釵道你去罷省的他這麼記掛說的寶釵站不住纔走了
又被鳳姐惱他頑笑正沒好意思只見散花寺的姑子大
了來了給賈母請安見過了鳳姐坐着吃茶賈母因問他
這一向怎麼不來大了道因這幾日廟中作好事有幾位
誥命夫人不時在廟裡起坐所以不得空兒來今日特來
回老祖宗明日還有一家作好事不知老祖宗高興不高

興若高興也去隨喜隨喜買母便問做甚麼好事大了道
前月爲王夫人府裡不干淨見神見鬼的偏生那太太夜
間又看見去世的老爺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要在
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
家口安甯亡者昇天生者護福所以我不得空兒來請老
太太的安却說鳳姐素日最厭惡這些事的自從昨夜見
鬼心中總只是疑疑惑惑的如今聽了大了這些話不覺
把素日的心性改了一半已有三分信意便問大了道這
散花菩薩是誰他怎麼就能避邪除鬼呢大了見問便知
他有些信意便說道奶奶今日問我讓我告訴奶奶知道

這個散花菩薩來歷根基不淺道行非常生在西天大樹
國中父母打柴爲生養下菩薩來頭生三角眼橫四目身
長三尺兩手拖地父母說這是妖精便棄在冰山之後了
誰知這山上有一個得道老猢猻出來打食看見菩薩頭
頂上白氣冲天虎狼遠避知道來歷非常便抱回洞中撫
養誰知菩薩帶了來的聰慧禪也會談與猢猻天天談道
參禪說的天花散漫繽紛至一千年後飛昇了至今山上
猶見談經之處天花散漫所求必靈時常顯聖救人苦厄
因此世人纔蓋了廟塑了像供奉鳳姐道這有甚麼憑據
呢大了道奶奶又來搬駁了一個佛爺可有甚麼憑據呢

就是撒謊也不過哄一兩個人罷了難道古往今來多少明白人多被他哄了不成奶奶只想惟有佛家香火歷來不絕他到底是祝國佑民有些靈驗人纔信服鳳姐聽了大有道理因道既這麼我明日去試試你廟裡可有籤我去求一籤我心裡的事籤上批的出批的出來我從此就信了大了道我們的籤最是靈的明日奶奶去求一籤就知道了賈母道既這麼着索性等到後日初一你再去求說着大家吃了茶到王夫人各房裡去請了安回去不提這裡鳳姐免強扎掙着到了初一清早令人預備了車馬帶着平兒並許多奴僕來至散花寺大了帶了家姑子接

了進去獻茶後便洗手至大殿上焚香那鳳姐兒也無心瞻仰聖像一秉虔誠磕了頭舉起籤筒默默的將他見鬼之事並身體不安等故祝告了一回纔搖了三下只聽喇的一聲筒中攙出一枝籤來於是叩頭拾起一看只見上寫第三十三籤上上大吉大了忙查籤簿看時只見上寫着王熙鳳衣錦榮歸鳳姐一見這幾個字吃一大驚驚問大了道古人也有叫王熙鳳的麼大了笑道奶奶最是通今博古的難道漢朝的王熙鳳求官的這一段事也不曉得周瑞家的在旁笑道前年李先兒還說這一回書的我們還告訴他看着奶奶的名字不要叫呢鳳姐笑道可

是呢我倒忘了說着又瞧底下的寫的是

去國離鄉二十年 於今衣錦返家園

蜂採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甜

行人至 音信遲 和宜訟 婚再議

看完也不甚明白大了道奶奶大喜這一籤巧得狠奶奶自幼在這裡長大何曾回南京去了如今老爺放了外任或者接家眷來順便還家奶奶可不是衣錦還鄉了一面說一面抄了個籤經交與了頭鳳姐也半信半疑的大了擺了齋來鳳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給了香銀大了苦留不住只得讓他走了鳳姐回至家中見了賈母王

夫人等問起籤來命人一解都歡喜非常或者老爺果有此心偕們走一輪也好鳳姐兒見人人這麼說也就信了不在話下却說寶玉這一日正睡午覺醒來不見寶釵正要問時只見寶釵進來寶玉問道那裡去了半日不見寶釵笑道我給鳳姐姐瞧一回籤寶玉聽說便問是怎麼樣的寶釵把籤帖念了一回又道家中人人都說好的據我看這衣錦還鄉四字裡頭還有原故後來再瞧罷了寶玉道你又多疑了妄解聖意衣錦還鄉四字從古至今都知道是好的今兒你又偏生看出緣故來了依你說這衣錦還鄉還有甚麼別的解說寶釵正要解說只見王夫人那

邊打發了頭過來請二奶奶寶釵立刻過去未知何事下
回分解

評曰

鳳姐因料理探春粧奩想去瞧瞧恰在人情之內并非無端想起又因日間事忙或黃昏後買璉在家不能分身適值黃昏人靜買璉未回遂到園中去情事逼真

主婢四人同行礙難見鬼一個一個以次遣去止剩鳳姐一人秦氏幽魂纔可出現一路寫來令人毛髮森然

鬼魂未現先有狗嗅一驚爲引妙極

鳳姐特來探望探春乃因見鬼驚怕託辭他們已經都睡急忙回家神情酷肖若仍至秋爽軒面見探春不但鋪敘閒談徒費筆墨且神氣安閒寫不出失神落胆形狀

雲南節度蘇州刺史叅本與賈府有礙不但襯起抄沒後事且見賈府家人在外無惡不作

李嬖挫磨巧姐鳳姐囑託平兒及王仁爲人弊端暗伏將來串賣巧姐逃避情事

提起晴雯補裘不但回顧前文且使順補五兒

賈璉生氣寶玉恩愛兩相對照鳳姐安得不傷心

寫寶玉憐愛寶釵妙在一團孩子氣

散花寺求籤忽得王熙鳳故事籤固甚靈又提李先
兒說書回顧前文筆亦甚靈

衣錦還鄉四字獨有寶釵說另有緣故慧心人畢竟
不同

寶釵正要解籤忽王夫人來請不及解說文筆善於
脫卸省事

紅樓夢卷一百一終

紅樓夢卷一百二

第一百二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甯國府骨肉病災禍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喚寶釵寶釵連忙過來請了安王
夫人道你三妹妹如今要出嫁了只得你們作嫂子的大
家開導開導他也是你們姊妹之情況且他也是個明白
孩子我看你們兩個也狠合得來只是我聽見說寶玉聽
見他三妹妹要出門哭的了不得你也該勸勸他如今我
身子是十病九痛的你二嫂子也是三日好兩日不好的
你還心地明白些諸事也別說只管吞着不肯得罪人將

來這一番家事都是你的擔子寶釵答應着王夫人又說道還有一件事你二嫂子昨兒帶了柳家媳婦的了頭來說補在你們屋裡寶釵道今日平兒纔帶過來說太太和二奶奶的主意王夫人道是呀你二嫂子和我說我想也沒要緊不便駁他的回只是一件我見那孩子眉眼兒上頭也不是個狠安頓的起先爲寶玉房裡的了願狐狸是的我攆了幾個那時候你也知道不然你怎麼搬回家去了呢如今有你自然不比先前了我告訴你不過留點神兒就是了你們屋裡就是襲人那孩子還可以使得寶釵答應了又說了幾句話便過來了飯後到了探春那邊

自有一番殷勤勸慰之言不必細說次日探春將要起身又來辭寶玉寶玉自然難割難分探春便將綉常大體的話說的寶玉始而低頭不語後來轉悲作喜似有醒悟之意於是探春放心辭別衆人竟上轎登程水舟車陸而去先前衆姊妹們都住在大觀園中後來賈妃薨後也不修葺到了寶玉娶親林黛玉一死史湘雲回去寶琴在家住着園中人少况兼天氣寒冷李紈姐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舊所到了花朝月夕依舊相約玩耍如今探春一去寶玉病後不出房門益發沒有高興的人了所以園中寂寞只有幾家看園的人住着那日尤氏過來送探春起身因

天晚省得套車便從前年在園裡開通甯府的那個便門裡走過去覺得淒涼滿目臺榭依然女牆一帶都如種作園地一般心中悵然如有所夫因到家中便有些身上發熱扎掙一兩天竟躺倒了日間的發燒猶可夜裡身熱異常便譫語綿綿賈珍連忙請了大夫看視說感冒起的如今纏經入了足陽明胃經所以譫語不情如有所見有了大穢即可身安尤氏服了兩劑並不稍減更加發起狂來賈珍着急便叫賈蓉來打聽外頭有好醫生再請幾位來瞧瞧賈蓉回道前日這位太醫是最興時的了只怕我母親的病不是藥治得好的賈珍道胡說不吃藥難道由他去罷賈蓉道不是說不治爲的是前日母親從西府去回來是穿着園子裡走來家的一到了家就身上發燒別是撞着邪了罷外頭有個毛半仙是南方人卦起的狠靈不如請他來占卦占卦看有信兒呢就依着他要是不中用再請別的好大夫來賈珍聽了卽刻叫人請來坐在書房內喝了茶便說府上叫我不知占什麼事賈蓉道家母有病請教一卦毛半仙道既如此取淨水洗手設下香案讓我起出一課來看就是了一時下人安排定了他便懷裡掏出卦筒來走到上頭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手內搖着卦筒口裡念道伏以太極兩儀細繆交感圖書出而變

化不窮神聖作而誠來必應茲有信官賈某爲因母病虔請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大聖人鑒臨在上誠感則靈有凶報凶有吉報吉先請內象三爻說着將筒內的錢倒在盤內說有靈的頭一爻就是交拿起來又搖了一搖倒出來說是單第三爻又是交檢起錢來嘴裡說是內爻已示更請外象三爻完成一卦起出來是單拆單那毛半仙收了卦筒和銅錢便坐下問道請坐請坐讓我來細細的看看這個卦乃是未濟之卦世爻是第三爻午火兄弟劫財悔承是一定該有的如今尊駕爲母問病用神是初爻真是父母爻動出官鬼來五爻上又有一層官鬼我看令堂

太夫人的病是不輕的還好還好如今子亥之水休囚寅木動而生火世爻上動出一個子孫來倒是尅鬼的況且日月生身再隔兩日子水官鬼落空交到戌日就好了但是父母爻上變鬼恐怕令尊大人也有些關礙就是本身世鬼比劫過重到了水旺土衰的日子也不好說完了便掀着鬍子坐着賈蓉起先聽他搗鬼心裡忍不住要笑聽他講的卦裡明白又說生怕父親也不好便說道卦是極高明的但不知我母親到底是甚麼病毛半仙道據這卦上世爻午火變水相尅必是寒火凝結若要斷得清楚揲着也不大明白除非用大六壬纔斷得準賈蓉道先生都

高明的麼毛半仙道知道些賈蓉便要請教報了一個時辰毛先生便畫了盤子將神將排定算去是戌上白虎這課叫做魄化課大凡白虎乃是凶將乘旺象氣受制便不爲害如今乘着死神死煞及是今囚死則爲餓虎定是傷人就如魄神受驚消散故名魄化這課象說是人身喪魄憂患相仍病多喪死訟有憂驚按象有日墓虎臨必定是傍晚得病的象內說凡占此課定是舊宅有伏虎作怪或有形響如今尊駕爲大人而占正合着虎在陽憂男在陰憂女此課十分凶險呢賈蓉沒有聽完唬得面上失色道先生說得狠是但與那卦又不大相合到底有放碍麼

毛半仙道你不用慌待我慢慢的再看低着头又咕噥了一會子便說好了有救星了算出已上有貴神解救謂之魄花神歸先憂後喜是不妨事的只要小心些就是了賈蓉奉上卦金送了出門回稟賈珍說是母親的病是在舊宅傍晚得的爲撞着甚麼伏屍白虎賈珍道你說你母親前日從園裡去回來的可不是那裡撞着的你還記得你二孀娘到園裡去回來就病了他雖沒有見甚麼後來那些了頭老婆們都說是山子上一個毛烘烘的東西眼睛有燈籠大還會說話把他二奶奶趕了回來唬出一場病來賈蓉道怎麼不記得我還聽見寶叔家的茗烟說晴雯

是做了園裡芙蓉花的神了林姑娘死了半空裡有音樂
必定他也是管甚麼花兒了想這許多妖怪在園裡還了
得頭裡人多陽氣重常來常往不打緊如今冷落的時
母親打那裡走還不知喘了甚麼花兒呢不然就是撞着
那一個那卦也還算是准的賈珍道到底說有妨礙沒有
呢賈蓉道據他說到了戌日就好了只願早兩天好或過
兩天纔好賈珍道這又是甚麼意思賈蓉道那先生若是
這麼准恐怕老爺也有些不自在正說着裡頭喊說奶奶
要坐起到那邊園裡去了頭們都按捺不住賈珍等進去
安慰定了只聞尤氏嘴裡亂說穿紅的來叫我穿綠的來

趕我地下這些人又怕又好笑賈珍便命人買些紙錢送
到園裡燒化果然那夜出了汗便安靜些到了戌日也就
漸漸的好起來由是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說大觀園中
有了妖怪唬得那些看園的人也不修花補樹灌溉菓蔬
起先晚上不敢行走以致鳥獸逼人甚至日裡也是約伴
持械而行過了些時果然賈珍也病竟不請醫調治輕則
到園化紙許愿重則詳心拜斗賈珍方好賈蓉等相纏而
病如此接連數月鬧得兩府俱怕從此風聲鶴唳草木皆
妖園中出息一槩全蠲各房月例重新添起反弄得榮府
中更加拮据那些看園的沒有了想頭個個要離此處每

每造言生事便將花妖樹怪編派起來各要搬出將園門封固再無人敢到園中以致崇樓高閣瓊館瑤臺皆爲禽獸所棲却說晴雯的表兄吳貴正住在園門口他媳婦自從晴雯死後聽見說作了花神每日晚間便不敢出門這一日吳貴出門買東西回來晚了那媳婦子本有些感冒着了日間吃錯了藥晚上吳貴到家已死在炕上外面的人因那媳婦子不妥當便都說妖怪爬進牆吸了精去死的於是老太太着急的了不得替另派了好些人將寶玉的住房圍住巡邏打更這些小了頭們還說有的看見紅臉的有的看見狼俊的女人的吵嚷不休唬得寶玉天天

害怕虧得寶釵有把持的聽得了頭們混說便唬着他要打所以那些謠言畧好些無奈各房的人都是疑人疑鬼的不安靜也添了人坐更於是更加了好些食用獨有賈赦不大狠信說好好園子那裡有甚麼鬼怪挑了個風清日暖的日子帶了幾個家人手內持着器械到園中踹看動靜衆人勸他不依到了園中果然陰氣逼人賈赦還扎掙前走跟的人都探頭縮腦內中有個年輕的家人心內已經害怕只聽呼的一聲回過頭來只見五色燦爛的一件東西跳過去了唬的暖喲一聲腿子發軟便躺倒了賈赦回身查問那小子喘噓噓的回道親眼看見一個黃臉

紅鬚綠衣青裳一個妖精走到樹林子後頭山窟窿裡去了賈赦聽了便也有些胆怯問道你們都看見麼有幾個推順水船兒的回說怎麼沒瞧見因老爺在頭裡不敢驚動罷了奴才們還撐得住說得賈赦害怕也不敢再走急急的回來吩咐小子們不要提及只說看遍了沒有甚麼東西心裡實也相信要到真人府裡請法官驅邪豈知那些家人無事還要生事今見賈赦怕了不但不瞞着反添些穿鑿說得人人吐舌賈赦没法只得請道士到園作法事驅邪逐妖擇吉日先在省親正殿上鋪排起壇場上供三請聖像傍設二十八宿并馬趙溫周四大將下排三十

六天將圖像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鐘鼓法器排列兩邊插看五方旗號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衆的執事淨了一天的壇三位法官行香取水畢然後播起法鼓法師們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宮八卦的仙衣踏着登雲履手執牙笏便拜表請聖又念了一天的消災邪的接福的洞元經已後便出榜召將榜上大書太乙混元上清三境靈寶符籙演教大法師行文敕令本竟諸神到壇聽用那日兩府上下爺們仗着法師擒妖都到園中觀看都說好大法令呼神遣將的鬧起來不管有多少妖怪也唬跑了大家都擠到壇前只見小道士們將旗旛舉起按定五方站住伺

候法師號令三位法師一位手提寶劍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舉着桃木打妖鞭立在壇前只聽法器一停上頭令牌三下口中念念有詞那五方旗鞭團團散佈法師下壇叫本家領着到各處樓閣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灑了法水將劍指畫了一回來連擊令牌將七星旗祭起衆道士將旗幡一聚接下打怪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衆人都道拿住妖怪爭着要看及到跟前並不見有甚麼形響只見法師叫衆道士拿取瓶罐將妖收下加上封條法師硃筆書符收禁令人帶回本觀塔下鎮住一面徹壇謝將賈赦恭敬叩謝了法師賈蓉等小弟兄背地都

笑個不住說這樣的大排場我打量拿着妖怪給我們瞧瞧到底有些甚麼東西那裡知道是這樣收羅究竟妖怪拿去了沒有賈珍聽見罵道糊塗東西妖怪原是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如今多少神將在這裡還敢現形麼無非把這妖氣收了便不作祟就是法力了衆人將信將疑且等不見響動再說那些小人只知妖怪被擒疑心去了便不大驚小怪往後果然没人提起了賈珍等病愈復原都道法師神力獨有一個小子笑說道頭裡那些響動我也不知道就是跟着大老爺進園這一日明明是個大公野雞飛過去了拴兒嚇昏了眼說得活像我們都替他圓了個

說大老爺就認真起來倒瞧了個狠熱鬧的壇場衆人雖然聽見那裡肯信究無人住一日賈赦無事正想要叫幾個家人搬住在園中看守書屋惟恐夜晚藏匿奸人方欲傳出話去只見賈璉進來請了安回說今日到他大舅家去聽見一個謊信說是二叔被節度使忝進來爲的是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請旨革職的事賈赦聽了吃驚道只怕是謠言罷前日你二叔帶書子來探春於某日子到了任所擇了某日吉時送了你妹子到了海疆路上風恬浪靜合家不必卦念還說節度認親倒設席賀喜那裡有做了親戚倒提忝起來的且不必言語快些到吏部打聽明白

就來回我賈璉卽刻出去不到半日回來說纔到吏部打聽果然二叔被忝題本上去虧得皇上的恩典沒有交部便下旨意說這失察屬員重徵糧米苛虐百姓本應革職姑念初膺外任不諳吏治被屬員蒙蔽着降三級加恩仍以工部員外上行走並令卽日回京這信是准的正在吏部說話的時候來了一個江西引見知縣說起我們二叔是感激的俱說是個好上司只是用人不當那些家人在外招搖誑騙欺凌屬員已經把好好名聲都弄壞了節度大人早已知道也說我們二叔是個好人不知怎麼樣這回又忝了想是忝鬧得不好恐將來弄出大禍所以借了一

件失察的事情參的到是避重就輕的意思也未可知賈赦未聽說完便叫賈璉免去告訴你嬪子知道且不必告訴者太太就是賈璉去回王夫人未知有何說下回分解

評曰

撥補五兒只王夫人口中帶說探春臨行與眾人作別不復細敘簡省無數閒筆

大觀園冷落荒涼是極盛必衰氣數使然其敘病祟驅妖等事所謂妖由人興抄沒預兆

毛半仙文王與六壬課說得有理有象作者殆亦半仙乎

寫眾人胡說謊言及吳貴妻病死是妖怪吸精質赦巡查拴兒嚇倒眾人附會等情狀凡造言生事者逼真如此是以聽言當以理察庶不爲訛言搖惑

寫道士壇場鋪排形容如畫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大觀園如此疑妖見鬼賈政安得不被忝甯府安得不被查抄

紅樓夢卷一百二回終

其不效然則安得不願查也
 國家社立心旨刑華大勝圖收此錄效具或買新史
 官道士監長能辨派警收查
 與成出長以難言官及野舉亦不致請官新編
 亦查外天滿國家人物會集計州人散言主得香酥
 高與入財始能言及吳貴妻內派長被對及謝習妹

紅樓夢卷一百三

第一百三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味真禪雨村空遇舊

話說賈璉到了王夫人那邊一一的說了次日到了部裡
 打點停當回來又到王夫人那邊將打點吏部之事告知
 王夫人便道打聽准了麼果然這樣老爺也願意合家也
 放心那外任是何嘗做得的若不是那樣的忝回來只怕
 叫那些混帳東西把老爺的性命都坑了呢賈璉道太太
 那裡知道王夫人道自從你二叔放了外任並沒有一個
 錢拿回來把家裡的到掏摸了好些去了你瞧那些跟老

爺去的人他男人在外頭不多幾時那些小老婆子們便金頭銀面的粧扮起來了可不是在外頭瞞着老爺弄錢你叔叔便由着他們鬧去若弄出事來不但自己的官做不成只怕連祖上的官也要抹掉了呢賈璉道嬸子說得狠是方纔我聽見忝了嚇的了不得直等打聽明白纔放心也願意老爺做個京官安安逸逸的做幾年纔保得住一輩子的聲名就是老太太知道了到也是放心的只要太太說的寬緩些王夫人道我知道你到底再去打聽打聽賈璉答應了纔要出來只見薛姨媽家老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到王夫人裡間屋內也沒說請安便道我們太

太叫我來告訴這裡的姨太太說我們家了不得了又鬧出事來了王夫人聽了便問鬧出甚麼事來那婆子又說了不得了不得王夫人說道糊塗東西有要緊事你到底說啊婆子便說道我們家二爺不在家一個男人也沒有這件事情出來怎麼辦要求太太打發幾位爺們去料理料理王夫人聽着不懂便着急道究竟要爺們去幹甚麼事婆子道我們大奶奶死了王夫人聽見便啐道這種女人死了罷咧也直得大驚小怪的婆子道不是好好兒死的是混鬧死的快求太太打發人去辦辦說着就要走王夫人又生氣又好笑說這婆子好混帳璉哥兒倒不如你

過去瞧瞧別理那糊塗東西那婆子沒聽見打發人去只聽見說別理他他使賭氣跑回去了這裡薛姨媽正在着急再等不來好容易見那婆子來了便問姨太太打發誰來婆子歎說道人最不要有急難事甚麼好親好眷看來也不中用姨太太不但不肯照應我們倒罵我糊塗薛姨媽聽了又氣又惱道姨太太不管你姑奶奶怎麼說了婆子道姨太太既不管我們家的姑奶奶自然更不管了沒有去告訴薛姨媽啐道姨太太是外人姑娘是我養的怎麼不管婆子一時省悟道是啊怎麼着我還去正說着只見賈璉來了給薛姨媽請了安道了惱回說我嬪子知道

弟婦死了問老婆子再說不明着急得狠打發我來問個明白還叫我在這裡料理該怎麼樣姨太太只管說了辦去薛姨媽本來氣得乾哭聽見賈璉的話便笑着說倒要二爺費心我說姨太太是待我最好的都是這老貨說不清幾乎悞了事請二爺坐下等我慢慢的告訴你便說不為別的事爲的是媳婦不是好死的賈璉道想是爲兄弟犯事怨命死的薛姨媽道若這樣倒好了前幾個月頭裡他天天蓬頭赤腳的瘋鬧後來聽見你兄弟問了死罪他雖然天了一場已後倒擦脂抹粉的起來我若說他又吵個了不得我總不理他有一天不知怎麼樣要香菱去

作伴我說你放着寶蟾還要香菱做甚麼况且香菱是你不喜的何苦招氣生他必不依我没法兒便叫香菱到他屋裡去可憐這香菱不敢違我的話帶着病就去了誰知道他待香菱很好我倒喜歡你大妹妹知道了說只怕不是好心罷我也不理會頭幾天香菱病着他倒親手去做湯給他吃那知香菱沒福剛端到跟前他自己燙了手連盃都砸了我只說必要遷怒在香菱身上他倒沒生氣自己還拿笤帚掃了拿水潑淨了地仍舊兩人很好昨日晚上又叫寶蟾去做了兩盃湯來自己說要同香菱一塊兒喝喝了一回聽見他屋裡兩隻腳蹬响寶蟾急得亂嚷

已後香菱也嚷着扶着牆出來叫人我忙着看去只見媳婦鼻子眼睛裡都流出血來在地下亂滾兩手在心口亂抓兩腳亂蹬把我就嚇死了問他也說不出來只管直嚷鬧了一回就死了我瞧那光景是服了毒的寶蟾便哭着來揪香菱說他把藥藥死了奶奶了我看香菱也不是這麼樣的人再者他病的起還起不來怎麼能藥人呢無奈寶蟾一口咬定我的二爺這叫我怎麼辦只得硬着心腸叫老婆子們把香菱捆了交給寶蟾便把房門反扣了我同你二妹子守了一夜等府裡的門開了纔告訴去的二爺你是明白人這件事怎麼好賈璉道夏家知道了沒有

薛姨媽道也得撕擄明白了纔好報啊賈璉道據我看起來必要經官纔了得下來我們自然疑在寶蟾身上別人便說寶蟾爲甚麼藥死他奶奶也是沒答對的若說在香菱身上竟還裝得上正說着只見榮府女人們進來說我們二奶奶來了賈璉雖是大伯子因從小兒見的也不迴避寶釵進來見了母親又見了賈璉便在裡間屋裡同寶琴坐下薛姨媽也將前事告訴一遍寶釵便說若把香菱捆了可不是我們也說是香菱藥死的了麼媽媽說這湯是寶蟾做的就該細起寶蟾來問他呀一面便該打發人報夏家去一面報官的是薛姨媽聽見有理便問賈璉賈

璉道二妹子說的狠是報官還得我去托了刑部裡的人相驗問口供的時候有照應得只是要細寶蟾放香菱倒怕難些薛姨媽道並不是我要細香菱我恐怕香菱病中受冤着急一時尋死又添了一條人命纔細了交給寶蟾也是一個主意賈璉道雖是這麼說我們倒幫了寶蟾了若要放都放要細都細他們三個人是一處的只要叫人安慰香菱就是了薛姨媽便叫人開門進去寶釵就派了帶來幾個女人幫着細寶蟾只見香菱已哭得死去活來寶蟾反得意洋洋已後見人要細他便亂嚷起來那禁得榮府的人吆喝着也就細了竟開着門好叫人看着這裡

報夏家的人已經去了那夏家先前不住在京裡因近年消索又記掛着女兒新近搬進京來父親已沒只有母親又繼了一個混帳兒子把家業都花完了不時的常到薛家那金桂原是個水性人兒那裡守得住空房况兼天天心裡想念薛蝌便有些饑不擇食的光景無奈他這一乾兄弟又是個蠢貨雖也有些知覺祇是尙未入港所以金桂時常回去也幫貼他些銀錢這些時正盼金桂回家只見薛家的人來心裡就想又拿甚麼東西來了不料說這裡姑娘服毒死了他便氣得亂嚷亂叫金桂的母親聽見了更哭喊起來說好端端的女孩兒在他家爲甚麼服了

毒呢哭着喊着帶了兒子也等不得僱車便要走來那夏家本是買賣人家如今沒了錢那顧甚麼臉面兒子頭裡就走他就跟了一個老婆子出了門在街上啼啼哭哭的僱了一輛破車便跑到薛家進門也不打話便見一聲肉一聲的要討人命那時賈璉到刑部托人家裡只有薛姨媽寶釵寶琴何曾見過個陣仗都嚇得不敢則聲便要與他講理他們也不聽只說我女孩子在你家得過甚麼好處兩口朝打暮罵的鬧了幾時還不容他兩口子在一處你們商量着把女婿弄在監裡永不見面你們娘兒們仗着好親戚受用也罷了還嫌他碍眼叫人藥死了他倒

說是服毒他爲甚麼服毒說着直奔着薛姨媽來薛姨媽只得後退說親家太太且請瞧瞧你女兒問問寶蟾再說歪話不遲那寶釵寶琴因外面有夏家的兒子難以出來攔護只在裡邊着急恰好王夫人打發周瑞家的照看一進門來見一個老婆子指着薛姨媽的臉哭罵周瑞家的知道必是金桂的母親便走上來說這位是親家太太麼大奶奶自己服毒死的與我們姨太太甚麼相干也不犯這麼遭塌呀那金桂的母親問你是誰薛姨媽見有了人胆子畧壯了些便說這就是我親戚賈府裡的金桂的母親便說道誰不知道你們有仗腰子的親戚纔能彀叫姑

爺坐在監裡如今我的女孩兒倒白死了不成說着便拉薛姨媽說你到底把我女兒怎樣弄殺了給我瞧瞧周瑞家的一面勸說只管瞧瞧用不着拉拉扯扯便把手一推夏家的兒子便跑進來不依道你仗着府裡的勢頭兒來打我母親麼說着便將椅子打去却沒有打着裡頭跟寶釵的人聽見外頭鬧起來趕着來瞧恐怕周瑞家的吃虧齊打夥的上去半勸半喝那夏家的母子索性撒起潑來說知道你們榮府的勢頭兒我們家的姑娘已經死了如今已都不要命了說着仍奔薛姨媽拚命底下的人雖多那裡擋得住自古說的一人拚命萬夫莫當正鬧到危急

之際賈璉帶了七八個家人進來見是如此便叫人先把
夏家的兒子拉出去便說你們不許鬧有話好好兒的說
快將家裡收拾收拾刑部裡頭的老爺們就來相驗了金
桂的母親正在撒潑只見來了一位老爺幾個在頭裡吆
喝那些人都垂手侍立金桂的母親見這個光景也不知
是賈府何人又見他兒子已被眾人揪住又聽見說刑部
來驗他心裡原看見女兒屍首先鬧了一個稀爛再去想
喊官去不承望這裡先報了官也便軟了些薛姨媽已嚇
糊塗了還是周瑞家的回說他們來了也沒有去瞧他姑
娘便做踐起姨太太來了我們爲好勸他那裡跑進一個

野男人在奶奶們裡頭混撒村混打這可不是沒有王法
了賈璉道這回子不用和他講理等一會子打着問他說
男人有男人的所在裡頭都是些姑娘奶奶們況且有他
母親還瞧不見他們姑娘麼他跑進來不是要打搶來了
麼家人們做好做歹壓伏住了周瑞家的仗着人多便說
夏太太你不懂事既來了該問個青紅皂白你們姑娘是
自己服毒死了不然便是寶蟾藥死他主子了怎麼不問
明白又不看屍首就想訛人來了呢我們就肯叫一個媳
婦兒白死了不成現在把寶蟾縊着因爲你們姑娘有了
些病兒所以叫香菱陪着他也在一個屋裡住故此兩個

人都看守在那裡原等你們來眼看着刑部相驗問出道
理來纔是咧金桂的母親此時勢孤也只得跟着周瑞家
的到他女孩兒屋裡只見滿面黑血直挺挺的躺在炕上
便叫哭起來寶蟾見是他家的人來便哭喊說我們姑娘
好意待香菱叫他在一塊兒住他倒抽空兒藥死我們姑
娘那時薛家上下人等俱在便齊聲吆喝道胡說昨日奶
奶喝了湯纔藥死的這湯可不是你做的寶蟾道湯是我
做的端了來我有事走了不知香菱起來放些甚麼在裡
頭藥死的金桂的母親聽未說完就奔香菱眾人攔住薛
姨媽便道這樣子是砒霜藥的家裡決無此物不管香菱

寶蟾終有替他買的回來刑部少不得問出來纔賴不去
如今把媳婦權放平正好等官來相驗眾婆子上來抬放
寶釵道都是男人進來你們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檢
點只見炕上底下有一個揉成團的紙包兒金桂的母親
瞧見便拾起打開看時並沒有甚麼便撩開了寶蟾看見
道可不是有了憑據了這個紙包兒我認得頭幾天耗子
鬧得慌奶奶家去與舅爺要的拿回來擱在首飾匣內必
是香菱看見了拿來藥死奶奶的若不信你們看看首飾
匣裡有沒有了金桂的母親便依寶蟾的所在取出匣子
只有幾支銀簪子薛姨媽便說怎麼好些首飾都沒有了

寶釵叫人打開箱櫃俱是空的便道嫂子這些東西被誰
拿去這可要問寶蟾金桂的母親心裡也虛了好些見薛
姨媽查問寶蟾便說姑娘的東西他那裡知道周瑞家的
道親家太太別這麼說呢我知道寶姑娘是天天跟着大
奶奶的怎麼說不知這寶蟾見問得緊又不好胡說只得
說道奶奶自己每每帶回家去我管得麼眾人便說好個
親家太太哄着拿姑娘的東西哄完了叫他尋死來訛我
們好罷了回來相驗便是這麼說寶釵叫人到外頭告訴
璉二爺說別放了夏家的人裡面金桂的母親忙了手脚
便罵寶蟾道小蹄子別嚼舌頭了姑娘幾時拿東西到我

家去寶蟾道如今東西是小給姑娘償命是大寶琴道有
了東西就有償命的人了快請璉二哥哥問準了夏家的
兒子買砒霜的話回來好回刑部裡的話金桂的母親着
了急道這麼說必是撞見鬼了渾說起來我們姑娘何嘗
買過砒霜若這麼說必是寶蟾藥死了的寶蟾急得亂嚷
說別人賴我也罷了怎麼你們也賴起我來呢你們不是
常和姑娘說叫他別受委屈鬧得他們家破人亡那時將
東西捲包兒一走再配一個好姑爺這個話是有的沒有
金桂的母親還未及答言周瑞家的便接口說道這是你
們家的人說的還賴甚麼呢金桂的母親恨的咬牙切齒

的罵寶蟾說我待你不錯呀爲甚麼你倒拿話來葬送我
呢回來見了官我就說是你藥死姑娘的寶蟾氣得瞪着
眼說請太太放着香菱罷不犯着白晷別人我見官自有
我的話寶釵聽出這個話頭兒來了便叫人反倒放開了
寶蟾說你原是個爽快人何苦白晷在裡頭你有話索性
說了大家明白豈不完了事了呢寶蟾也怕見官受苦便
說我們奶奶天天抱怨說我這樣人爲甚麼碰着這個瞎
眼的娘不配給二爺偏給了這麼個混帳糊塗行子要是
能設同二爺過一天死了也是願意的說到那裡便恨香
菱我起初不理會後來看見與香菱好了我知道是香菱

教他甚麼子不承望昨日的湯不是好意金桂的母親接
說道益發胡說了若是要藥香菱爲甚麼倒藥了自己呢
寶蟾便問道香菱你昨日喝湯來着沒有香菱道頭幾天
我病得抬不起頭來奶奶叫我喝湯我不敢說不喝剛要
扎掙起來那盃湯已經灑了倒叫我奶奶收拾了個難我心
裡狠過不去昨日聽見叫我喝湯我喝不下去沒有法兒
正要喝的時候兒呢偏又頭暈起來只見寶蟾姐姐端了
去我正喜歡剛合上眼奶奶自己喝着湯叫我嚐嚐我便
勉強也喝了寶蟾不待說完便道是我老實說罷昨日
奶奶叫我做兩盃湯說是和香菱同喝我氣不過心裡想

續像記
着香菱那裡配我做湯給他喝呢我故意的一盃裡頭多
抓了一把鹽記了暗記兒原想給香菱喝的剛端進來奶
奶却攔着我咧外頭叫小子們僱車說今日回家去我就
去說了回來見鹽多的這盃湯在奶奶跟前呢我恐怕奶
奶喝着鹹又安罵我止沒法的時候奶奶往後頭走動我
眼錯不見就把香菱這盃湯換了過來也是合該如此奶
奶回來就拿湯去到香菱牀邊喝着說你到底嚐嚐那
香菱也不覺鹹兩個人都喝完了我正笑香菱沒嘴道兒
那裡知道這死鬼奶奶要藥香菱必定趁我不在將砒霜
撒上了也不知道我換盃這可就是天理昭彰自害自身

了於是眾人往前後一想真正一絲不錯便將香菱也放
了扶着他仍舊睡在牀上不說香菱得放且說金桂的母
親心虛事實還想辨賴薛姨媽等你言我語反要他兒子
償還金桂之命正要吵嚷買理在外頭說不用多說了快
收拾停當刑部的老爺就到了此時惟有夏家母子着忙
想來終要吃虧的不得已反求薛姨媽道千不是萬不是
終是我死的女孩兒不長進這也是他自作自受若是刑
部相驗到底府上臉面不好看求親家太太息了這件事
罷寶釵道那可使不得已已經報了怎麼能歇呢周瑞家的
等人大家做好做歹的勸說若要息事除非夏親家太太

自已出去攔驗我們不提長短罷了賈璉在外也將他兒子嚇住他情愿迎到刑部具結攔驗眾人依允薛姨媽命人買棺成殮不題且說賈雨村陞了京兆府尹兼管稅務一日出都查勘開墾地畝路過知機縣到了急流津正要渡過彼岸因待人夫暫且停轎只見村傍有一座小廟墻壁坍塌露出幾株枯松倒也蒼老雨村下轎閒步進廟但見廟內神像金身脫落殿宇歪斜傍有斷碣字蹟模糊也看不明白意欲行至後殿只見一株翠柏下隱着一間茅蘆蘆中有一個道士合眼打坐雨村走近看時面貌甚熟想着倒像在那裡見來的一時再想不出來從人便欲吟

喝雨村止住徐步向前叫一聲老道那道士雙眼微啟微微的笑道貴官何事雨村便道本府出都查勘事件路過此地見老道靜修自得想來道行深通意欲冒昧請教那道人說來自自有地去自有方雨村知是有些來歷的便長揖請問老道從何處修來在此結蘆此廟何名廟中共有幾人或欲真修豈無名山或欲蘆緣何不通衢那道人道葫蘆尚可安身何必名山結舍廟名久隱斷碣猶存形影相隨何須修募豈似那玉在櫃中求售價釵於匣內待時飛之輩耶雨村原是個穎悟人初聽見葫蘆兩字後聞玉釵一對忽然想起甄士隱的事來重複將那道士端詳一

同見他容貌依然便屏退從人問道君家莫非甄老先生
麼那道人從容笑道甚麼真甚麼假要知道真卽是假假
卽是真雨村聽說出賈字來益發無疑便從新施禮道學
生自蒙慨贈到都托庇獲雋公車受任貴鄉始知老先生
超悟塵凡飄舉仙境學生雖溯洄思切自念風塵俗吏未
由再覲仙顏今何幸於此處相遇求老先翁指示愚蒙儻
荷不業京寓甚近學生常得供奉得以朝夕聆教那道人
也站起來回禮道我於蒲團之外不知天地間尙有何物
適纔尊官所言貧道一槩不解說畢依舊坐下雨村復又
心疑想去若非士隱何貌言相似若此離別來十九載面

色如舊必是修煉有成未肯將前身說破但我旣遇恩公
又不可當面錯過看來不能以富貴動之那妻女之私更
不必說了想罷又道仙師旣不肯說破前因弟子於心何
忍正要下禮只見從人進來稟說天色將晚快請渡河雨
村正無主意那道人道請尊官速登彼岸見面有期遲則
風浪頓起果蒙不棄貧道他日尙在渡頭候教說畢仍合
眼打坐雨村無奈只得辭了道人出廟正要渡過只見一
人飛奔而來未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賈政被忝是抄沒先聲接寫金桂毒死真是六親同

運

薛家婆子急得說話不清描寫入神

賈璉說必須經官纔了得下來所見固是寶釵說湯是寶蟾做的該細起寶蟾一面報官一面通信與夏家更爲老到細密才女見識高出賈璉幾倍

夏家過繼之子自是夏二作者不言其名又說與金桂尙未入港含糊其此是隱惡之意

寶釵叫將女人動用的東西檢點收拾纔檢出毒藥空紙包寶蟾說出因耗子作鬧向舅爺要的然後尋看匣子箱櫃已俱空空寶釵得以查問寶蟾說出金

桂私自帶回以金桂之母同寶蟾咩嘴供出實情由淺入深層層追出不鬆不驟有寶釵之才能自當有才人之描寫

寶釵先放寶蟾開導實供世間聽訟若者能如此何患不得貫情

金桂自害只可息事完結若一經刑部官審問便難了事

見機而作急流勇退八字人人皆曉而能行其事者今古寥寥故作者設言此地名爲戀祿者下一針砭葫蘆雨字釵玉一聯直刺人心雨村卽非穎悟亦當

猛省

真卽是假假卽是真二語最有意味慧心人當知兩個寶玉是一是二

第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爲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九十九一百回爲一段敘賈政受家奴簪弄以致被忝失察金桂被香菱撞破私情因而結恨謀害一百一
二回爲一段寫大觀園冷落無人見鬼疑妖爲鳳姐將亡甯榮查抄之兆一百三回爲一段敘毒人自毒了結金桂公案帶敘賈雨村遇舊爲歸結紅樓夢地步

卷終

律